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聊齋誌異 第四卷

余德

武昌尹圖南，有別第，嘗為一秀才稅居。半年來，亦未嘗過問。一日，遇諸其門，年最少，而容儀裘馬，翩翩甚都。趨與語，即又蘊藉可愛。異之。歸語妻。妻遣婢託遺問以窺其室。室有麗姝，美豔逾於仙人；一切花石服玩，俱非耳目所經。尹不測其何人。詣門投謁，適值他出。翼日，即來拜答。展其刺呼，始知余姓德名。語次，細審官閥，言殊隱約。固詰之，則曰：「欲相還往，僕不敢自絕。應知非寇竊逋逃者，何須遍知來歷？」尹謝之。命酒款宴，言笑甚懽。向暮，有兩崑崙捉馬挑燈，迎導以去。明日，折簡報主人。尹至其家，見屋壁俱用明光紙裱，潔如鏡。金狻猊爇異香。一碧玉瓶，插鳳尾孔雀羽各二，各長二尺餘。一水晶瓶，浸粉花一樹，不知何名，亦高二尺許，垂枝覆几外；葉疏花密，含苞未吐；花狀似溼蝶斂翼；蒂即如鬚。筵間不過八簋，而豐美異常。既，命童子擊鼓催花為令。鼓聲既動，則瓶中花顛顛欲折；俄而蝶翅漸張；既而鼓歇，淵然一聲，蒂鬚頓落，即為一蝶，飛落尹衣。余笑起，飛一巨觥；酒方引滿，蝶亦颺去。頃之，鼓又作，兩蝶飛集余冠。余笑云：「作法自斃矣。」亦引二觥。三鼓既終，花亂墮，翩翩而下，惹袖沾衿。鼓僮笑來指數：尹得九籌，余四籌。尹已薄醉，不能盡籌，強引三爵，離席亡去。由是益奇之。然其為人寡交與，每闔門居，不與國人通弔慶。尹逢人輒宣播；聞其異者，爭交懽余，門外冠蓋常相望。余頗不耐，忽辭主人去。去後，尹入其家，空庭灑掃無纖塵；燭淚堆擲青階下；窗間零帛斷線，指印宛然。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，可受石許。尹攜歸，貯水養朱魚。經年，水清如初貯。後為傭保移石，誤碎之。水蓄並不傾瀉。視之，缸宛在，捫之虛栗。手入其中，則水隨手泄；出其手，則復合。冬月亦不冰。一夜，忽結為晶，魚遊如故。尹畏人知，常置密室，非子婿不以示也。久之漸播，索玩者紛錯於門。臘夜，忽解為水，陰溼滿地，魚亦渺然。其舊缸殘石猶存。忽有道士踵門求之。尹出以示。道士曰：「此龍宮蓄水器也。」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。道士曰：「此缸之魂也。」殷殷然乞得少許。問其何用。曰：「以厲合藥，可得永壽。」予一片，懽謝而去。

楊千總

畢民部公即家起備兵洮岷時，有千總楊化麟來迎。冠蓋在途，偶見一人遺便路側。楊關弓欲射之。公急呵止。楊曰：「此奴無禮，合小怖之。」乃遙呼曰：「遺廁者！奉贈一股會稽藤簪縮髻子。」即飛矢去，正中其髻。其人急奔，便液污地。

瓜異

康熙二〇六年六月，邑西村民園中，黃瓜上復生蔓，結西瓜一枚，大如碗。

青梅

白下程生，性磊落，不為畛畦。一日，自外歸，緩其束帶，覺帶端沉沉，若有物墮。視之，無所見。宛轉間，有女子從衣後出，掠髮微笑，麗絕。程疑其鬼。女曰：「妾非鬼，狐也。」程曰：「倘得佳人，鬼且不懼，而況於狐。」遂與狎。二年，生一女，小字青梅。每謂程：「勿娶，我且為君生男。」程信之，遂不娶。戚友共譏之。程志奪，聘湖東王氏。狐聞之，怒。就女乳之，委於程曰：「此汝家賠錢貨，生之殺之，俱由爾；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！」出門逕去。青梅長而慧；貌韶秀，酷肖其母。既而程病卒，王再醮去。青梅寄食於堂叔；叔蕩無行，欲鬻以自肥。適有王進士者，方候銓於家，聞其慧，購以重金，使從女阿喜服役。喜年〇四，容華絕代。見梅忻悅，與同寢處。梅亦善候伺，能以目聽，以眉語，由是一家俱憐愛之。邑有張生，字介受。家窶貧，無恆產，稅居王第。性純孝；制行不苟；又篤於學。青梅偶至其家，見生據石啗糠粥；入室與生母絮語，見案上具豚蹄焉。時翁臥病，生入，抱父而私。便液污衣，翁覺之而自恨；生掩其蹟，急出自濯，恐翁知。梅以此大異之。歸述所見，謂女曰：「吾家客，非常人也。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；欲得良匹，張生其人也。」女恐父厭其貧。梅曰：「不然，是在娘子。如以為可，妾潛告，使求伐焉。夫人必召商之；但應之曰『諾』也，則諧矣。」女恐終貧為天下笑。梅曰：「妾自謂能相天下士，必無謬誤。」明日，往告張媪。媪大驚，謂其言不祥。梅曰：「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，妾故窺其意以為言。冰人往，我兩人袒焉，計合允遂。縱其否也，於公子何辱乎？」媪曰：「諾。」乃託侯氏賣花者往。夫人聞之而笑，以告王。王亦大笑。喚女至，述侯氏意。女未及答，青梅亟贊其賢，決其必貴。夫人又問曰：「此汝百年事。如能啜糠覈也，即為汝允之。」女俯首久之，顧壁而答曰：「貧富命也。倘命之厚，則貧無幾時；而不貧者無窮期矣。或命之薄，彼錦繡王孫，其無立錐者豈少哉？是在父母。」初，王之商女也，將以博笑；及聞女言，心不樂曰：「汝欲適張氏耶？」女不答；再問，再不答。怒曰：「賤骨了不長進！欲攜筐作乞人婦，寧不羞死！」女漲紅氣結，含涕引去；媒亦遂奔。青梅見不諧，欲自謀。過數日，夜詣生。生方讀，驚問所來；詞涉吞吐。生正色卻之。梅泣曰：「妾良家子，非淫奔者；徒以君賢，故願自託。」生曰：「卿愛我，謂我賢也。昏夜之行，自好者不為，而謂賢者為之乎？夫始亂之而終成之，君子猶曰不可；況不能成，彼此何以自處？」梅曰：「萬一能成，肯賜援捨否？」生曰：「得人如卿，又何求？但有不可如何者三，故不敢輕諾耳。」曰：「若何？」曰：「卿不能自主，則不可如何；即能自主，我父母不樂，則不可如何；即樂之，而卿之身直必重，我貧不能措，則尤不可如何。卿速退，瓜李之嫌可畏也！」梅臨去，又囑曰：「君倘有意，乞共圖之。」生諾。梅歸，女詰所往，遂跪而自投。女怒其淫奔，將施撲責。梅泣白無他，因而實告。女歎曰：「不苟合，禮也；必告父母，孝也；不輕然諾，信也；有此三德，天必祐之，其無患貧也已。」既而曰：「子將若何？」曰：「嫁之。」女笑曰：「癡婢能自主耶？」曰：「不濟，則以死繼之！」女曰：「我必如所願。」梅稽首而拜之。又數日，謂女曰：「曩而言之戲乎，抑果欲慈悲也？果爾，則尚有微情，並祈垂憐焉。」女問之，答曰：「張生不能致聘，婢子又無力可以自贖，必取盈焉，嫁我猶不嫁也。」女沉吟曰：「是非我之能為力矣。我曰嫁汝，且恐不得當；而曰必無取直焉，是大人所必不允，亦余所不敢言也。」青梅聞之，泣數行下，但求憐拯。女思良久，曰：「無已，我私蓄數金，當傾囊相助。」梅拜謝，因潛告張。張母大喜，多方乞貸，共得如干數，藏待好音。會王授曲沃宰，喜乘間告母曰：「青梅年已長，今將蒞任，不如遣之。」夫人固以青梅太黠，恐導女不義，每欲嫁之，而恐女不樂也，聞女言甚喜。逾兩日，有傭保婦白張氏意。王笑曰：「是只合耦婢子，前此何妄也！然鬻媵高門，價當倍於曩昔。」女急進曰：「青梅侍我久，賣為妾，良不忍。」王乃傳語張氏，仍以原金署券，以青梅贖於生。入門，孝翁姑，曲折承順，尤過於生，而操作更勤，屢糠粃不為苦。由是家中無不愛重青梅。梅又以刺繡作業，售且速，賈人候門以購，惟恐弗得。得貲稍可御窮。且勸勿以內顧誤讀，經紀皆自任之。因主人之任，往別阿喜。喜見之，泣曰：「子得所矣，我固不如。」梅曰：「是何人之賜，而敢忘之？然以為不如婢子，恐促婢子壽。」遂泣相別。王如晉，半載，夫人卒，停柩寺中。又二年，王坐行賄免，罰贖萬計，漸貧不能自給，從者逃散。是時，疫大作，王染疾亦卒。惟一媪從女。未幾，媪又卒。女伶仃益苦。有鄰媪勸之嫁。女曰：「能為我葬雙親者，從之。」媪憐之，贈以斗米而去。半月復來，曰：「我為娘子極力，事難合也；貧者不能為而葬，富者又嫌子為陵夷嗣，奈何！尚有一策，但恐不能從也。」女曰：「若何？」曰：「此間有李郎，欲覓側室，倘見姿容，即遣厚葬，必當不惜。」女大哭曰：「我搢紳裔而為人妾耶！」媪無言，遂去。日僅一餐，延息待價。居半年，益不可支。

一日，嫗至。女泣告曰：「困頓如此，每欲自盡；猶戀戀而苟活者，徒以有兩樞在。己將轉溝壑，誰收親骨者？故思不如依汝所言之。」嫗於是導李來，微窺女，大悅。即出金管葬，雙柩具舉。已，乃載女去，入參冢室。冢室故悍妒，李初未敢言妾，但託買婢。及見女，暴怒，杖逐而出，不聽入門。女披髮零涕，進退無所。有老尼過，邀與同居。女喜，從之。至菴中，拜求祝髮。尼不可，曰：「我視娘子，非久臥風塵者。菴中陶器脫粟，粗可自支，姑寄此以待之。時至，子自去。」居無何，市中無賴窺女美，輒打門游語為戲，尼不能制止。女號泣欲自死。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，惡少始稍收跡。後有夜穴寺壁者，尼警呼始去。因復告吏部，捉得首惡者，送郡答責，始漸安。又年餘，有貴公子過菴，見女驚絕，強尼通殷勤，又以厚賂啗尼。尼婉語之曰：「渠管纓胃，不甘媵御。公子且歸，遲遲當有以報命。」既去，女欲乳藥求死。夜夢父來，疾首曰：「我不從汝志，致汝至此，悔之已晚！但緩須與勿死，夙願尚可復酬。」女異之。天明，盥已，尼望之而驚曰：「睹子面，濁氣盡消，橫逆不足憂也。福且至，勿忘老身矣。」語未已，聞扣戶聲。女失色，意必貴家奴。尼啟扉果然。奴驟問所謀。尼甘語承迎，但請緩以三日。奴述主言，事若無成，俾尼自復命。尼唯唯敬應，謝令去。女大悲，又欲自盡。尼止之。女慮三日復來，無詞可應。尼曰：「有老身在，斬殺自當之。」

次日，方晡，暴雨翻盆，忽聞數人過戶大譁。女意變作，驚怯不知所為。尼冒雨啟關，見有肩輿停駐；女奴數輩，捧一麗人出；僕從喧赫，冠蓋甚都。驚問之，云：「是司李內眷，暫避風雨。」導入殿中，移榻肅坐。家人婦群奔禱房，各尋休憩。入室見女，豔之，走告夫人。無何，兩息，夫人起，請窺禪舍。尼引入，睹女，駭絕，凝眸不瞬；女亦顧盼良久。夫人非他，蓋青梅也。各失聲哭，因道行蹤。蓋張翁病故，生起復後，連捷授司李。生先奉母之任，後移諸眷口。女歎曰：「今日相看，何啻霄壤！」梅笑曰：「幸娘子挫折無偶，天正欲我兩人相聚耳。倘非阻雨，何以有此邂逅？此中具有鬼神，非人力也。」乃取珠冠錦衣，催女易妝。女俯首徘徊，尼從中贊勸之。女慮同居其名不順。梅曰：「昔日自有定分，婢子敢忘大德！試思張郎，豈負義者？」強妝之。別尼而去。抵任，母子皆喜。女拜曰：「今無顏見母！」母笑慰之。因謀涓吉合卺。女曰：「菴中但有一絲生路，亦不肯從夫人至此。倘念舊好，得受一廬，可容蒲團足矣。」梅笑而不言。及期，抱豔妝來。女左右不知所可。俄聞樂鼓大作，女亦無以自主。梅率婢媼強衣之，挽扶而出。見生朝服而拜，遂不覺盈盈而亦拜也。梅曳入洞房，曰：「虛此位以待君久矣。」又顧生曰：「今夜得報恩，可好為之。」返身欲去。女捉其裾。梅笑云：「勿留我，此不能相代也。」解指脫去。青梅事女謹，莫敢當夕。而女終慚沮不自安。於是母命相呼以夫人；然梅終執婢妾禮，罔敢懈。

三年，張行取入都，過尼菴，以五百金為尼壽。尼不受。固強之，乃受二百金，起大士祠，建王夫人碑。後張仕至侍郎。程夫人舉二子一女，王夫人四子一女。張上書陳情，俱封夫人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天生佳麗，固將以報名賢；而世俗之王公，乃留以贈執袴。此造物所必爭也。而離離奇奇，致作合者無限經營，化工亦良苦矣。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於塵埃，誓嫁之志，期以必死；曾儼然而冠裳也者，顧棄德行而求膏粱，何智出婢子下哉！」

羅剎海市

馬驥，字龍媒，賈人子。美丰姿。少倜儻，喜歌舞。輒從梨園子弟，以錦帕纏頭，美如好女，因復有「俊人」之號。四歲，入郡庠，即知名。父衰老，罷賈而居。謂生曰：「數卷書，饑不可煮，寒不可衣。吾兒可仍繼父賈。」馬由是稍稍權子母。從人浮海，為颶風引去，數晝夜，至一都會。其人皆奇醜；見馬至，以為妖，群譁而走。馬初見其狀，大懼；迨知國人之駭已也，遂反以此欺國人。遇飲食者，則奔而往；人驚遁，則啜其餘。久之，入山村。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，然縹緲如丐。馬息樹下，村人不敢前，但遙望之。久之，覺馬非噬人者，始稍稍近就之。馬笑與語。其言雖異，亦半可解。馬遂自陳所自。村人喜，遍告鄰里，客非能搏噬者。然奇醜者望望即去，終不敢前。其來者，口鼻位置，尚皆與中國同。共羅漿酒奉馬。馬問其相駭之故。答曰：「嘗聞祖父言：西去二萬六千里，有中國，其人民形象率詭異。但耳食之，今始信。」問其何貧。曰：「我國所重，不在文章，而在形貌。其美之極者，為上卿；次任民社；下焉者，亦邀貴人寵，故得鼎烹以養妻子。若我輩初生時，父母皆以為不祥，往往置棄之；其不忍遽棄者，皆為宗嗣耳。」問：「此名何國？」曰：「大羅剎國。都城在北去三千里。」馬請導往一觀。於是雞鳴而興，引與俱去。天明，始達都。都以黑石為牆，色如墨。樓閣近百尺。然少瓦，覆以紅石；拾其殘塊磨甲上，無異丹砂。時值朝退，朝中有冠蓋出，村人指曰：「此相國也。」視之，雙耳皆背生，鼻三孔，睫毛覆目如簾。又數騎出，曰：「此大夫也。」以次各指其官職，率擊擊怪異；然位漸卑，醜亦漸殺。無何，馬歸，街衢人望見之，諫奔跌蹶，如逢怪物。村人百口解說，市人始敢遙立。既歸，國中無大小，咸知村有異人，於是搢紳大夫，爭欲一廣見聞，遂令村人要馬。然每至一家，閭人輒闔戶，丈夫女子竊竊自門隙中窺語；終一日，無敢延見者。村人曰：「此間一執戟郎，曾為先王出使異國，所閱人多，或不以子為懼。」造郎門。郎果喜，揖為上賓。視其貌，如八九歲人。目睛突出，鬚卷如蝟。曰：「僕少奉王命，出使最多；獨未嘗至中華。今一百二十餘歲，又得睹上國人物，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。然臣臥林下，餘年不踐朝階，早旦，為君一行。」乃具飲饌，修主客禮。酒數行，出女樂餘人，更番歌舞。貌類如夜叉，皆以白錦纏頭，拖朱衣及地。扮唱不知何詞，腔拍恢詭。主人顧而樂之。問：「中國亦有此樂乎？」曰：「有」。主人請擬其聲，遂擊桌為度一曲。主人喜曰：「異哉！聲如鳳鳴龍嘯，得未曾聞。」翼日，趨朝，薦諸國王。王忻然下詔。有二三大臣，言其怪狀，恐驚聖體。王乃止。郎出告馬，深為扼腕。居久之，與主人飲而醉，把劍起舞，以煤塗面作張飛。主人以為美，曰：「請客以張飛見宰相，宰相必樂用之，厚祿不難致。」馬曰：「嘻！游戲猶可，何能易面日圖榮顯？」主人固強之，馬乃諾。主人設筵，邀當路者飲，令馬繪面以待。未幾，客至，呼馬出見客。客訝曰：「異哉！何前燿而今妍也！」遂與共飲，甚懽。馬婆娑歌「弋陽曲」，一座無不傾倒。明日，交章薦馬。王喜，召以旌節。既見，問中國治安之道，馬委曲上陳，大蒙嘉歎，賜宴離宮。酒酣，王曰：「聞卿善雅樂，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？」馬即起舞，亦效白錦纏頭，作靡靡之音。王大悅，即日拜下大夫。時與私宴，恩寵殊異。久而官僚百執事，頗覺其面目之假；所至，輒見人耳語，不甚與款洽。馬至是孤立，惘然不自安。遂上疏乞休致，不許；又告休沐，乃給三月假。於是乘傳載金寶，復歸山村。村人膝行以迎。馬以金貲分給舊所與交好者，懽聲雷動。村人曰：「吾儕小人受大夫賜，明日赴海市，當求珍玩，用報大夫。」問：「海市何地？」曰：「海中市，四海蛟人，集貨珠寶；四方二國，均來貿易。中多神人游戲。雲霞障天，波濤間作。貴人自重，不敢犯險阻，皆以金帛付我輩，代購異珍。今其期不遠矣。」問所自知，曰：「每見海上朱鳥往來，七日即市。」馬問行期，欲同游矚。村人勸使自貴。馬曰：「我顧滄海客，何畏風濤？」未幾，果有踵門寄貲者，遂與裝貲入船。船容數人，平底高欄。人搖櫓，激水如箭。

凡三日，遙見水雲幌漾之中，樓閣層疊；貿遷之舟，紛集如蟻。少時，抵城下。視牆上磚，皆長與人等。敵樓高接雲漢。維舟而入，見市上所陳，奇珍異寶，光明射眼，多人世所無。一少年乘駿馬來，市人盡奔避，云是「東洋三世子。」世子過，目生曰：「此非異域人。」即有前馬者來詰鄉籍。生揖道左，具展邦族。世子喜曰：「既蒙辱臨，緣分不淺！」於是授生騎，請與連轡。乃出西城。方至島岸，所騎嘶躍入水。生大駭失聲。則見海水中分，屹如壁立。俄睹宮殿，玳瑁為梁，魴鱗作瓦；四壁晶明，鑑影炫目。下馬揖入。仰見龍君在上，世子啟奏：「臣游市廛，得中華賢士，引見大王。」生前拜舞。龍君乃言：「先生文學士，必能銜官屈、宋。欲煩椽筆賦『海市』，幸無吝珠玉。」生稽首受命。授以水精之硯，龍鬣之毫，紙光似雪，墨氣如蘭。生立成千餘言，獻殿上。龍君擊節曰：「先生雄才，有光水國多矣！」遂集諸龍族，譙集采霞宮。酒炙數行，龍君執爵而向客曰：「寡人所憐女，未有良匹，願累先生。先生倘有意乎？」生離席愧荷，唯唯而已。龍君顧左右語。無何，宮人數輩，扶女郎出。珮環聲動，鼓吹暴作，拜竟睨之，實仙人也。女拜已而去。少時，酒罷，雙鬟挑畫燈，導生入副宮。女濃妝坐伺。珊瑚之床，飾以八寶；帳外流蘇，綴明珠如斗大；衾褥皆香栗。天方曙，則雖女妖鬟，奔入滿側。生起，趨出朝謝。拜為駙馬都尉。以其賦馳傳諸海。諸海龍君，皆

專員來賀；爭折簡招駙馬飲。生衣繡裳，駕青虬，呵殿而出。武士數騎，皆雕弧，荷白楛，晃耀填擁。馬上彈箏，車中奏玉。

三日間，遍歷諸海。由是「龍媒」之名，諒於四海。宮中有玉樹一株，圍可合抱；本瑩澈，如白琉璃；中有心，淡黃色；稍細於臂；葉類碧玉，厚一錢許，細碎有濃陰。常與女嘯詠其下。花開滿樹，狀類蒼葡。每一瓣落，鏘然作響。拾視之，如赤瑤雕鏤，光明可愛。時有異鳥來鳴，一毛金碧色，尾長於身，一聲等哀玉，惻人肺腑。生每聞輒念鄉土。因謂女曰：「亡出三年，恩慈間阻，每一念及，涕膺汗背。卿能從我歸乎？」女曰：「仙塵路隔，不能相依。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，奪膝下之歡。容徐謀之。」生聞之，泣不自禁。女亦歎曰：「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！」明日，生自外歸。龍君曰：「聞都尉有故土之思，詰旦趣裝，可乎？」生謝曰：「逆旅孤臣，過蒙優寵，啣報之誠，結於肺肝。容暫歸省，當圖復聚耳。」入暮，女置酒話別。生訂後會。女曰：「情緣盡矣。」生大悲。女曰：「歸養雙親，見君之孝。人生聚散，百年猶旦暮耳，何用作兒女哀泣？此後妾為君貞，君為妾義，兩地同心，即伉儷也，何必旦夕相守，乃謂之偕老乎？若渝此盟，婚姻不吉。倘慮中饋乏人，納婢可耳。更有一事相囑：自奉裳衣，似有佳朕，煩君命名。」生曰：「其女耶，可名龍宮；男耶，可名福海。」女乞一物為信。生在羅刹國所得赤玉蓮花一對，出以授女。女曰：「三年後四月八日，君當泛舟南島，還君體胤。」女以魚革為囊，實以珠寶，授生曰：「珍藏之，數世喫著不盡也。」天微明，王設祖帳，餽遺甚豐。生拜別出宮。女乘白羊車，送諸海涘。生上岸下馬，女致聲珍重，回車便去，少頃便遠。海水復合，不可復見。生乃歸。自浮海去，咸謂其已死；及至家，家人無不詫異。幸翁媪無恙，獨妻已他適。乃悟龍女「守義」之言，蓋已先知也。父欲為生再婚；生不可，納婢焉。謹志三年之期，泛舟島中。見兩兒坐浮水面，拍流嬉笑，不動亦不沉。近引之。兒啞然捉生臂，躍入懷中。其一大啼，似嗔生之不援己者。亦引上之。細審之，一男一女，貌皆婉秀。額上花冠綴玉，則赤蓮在焉。背有錦囊，拆視，得書云：「翁姑計各無恙。忽忽三年，紅塵永隔；盈盈一水，青鳥難通。結想為夢，引領成勞，茫茫藍蔚，有恨如何也！顧念奔月姮娥，且虛桂府；投梭織女，猶恨銀河。我何人斯，而能永好？興思及此，輒復破涕為笑。別後兩月，竟得孿生。今已啣嗽懷抱，頗解笑言；覓棗抓梨，不母可活。敬以還君。所貽赤玉蓮花，飾冠作信。膝頭抱兒時，猶妾在左右也。聞君克踐舊盟，意願斯慰。妾此生不二，之死靡他。匳中珍物，不蓄蘭膏；鏡裏新妝，久辭粉黛。君似征人，妾作蕩婦，即置而不御，亦何得謂非琴瑟哉？獨計翁姑亦既抱孫，曾未一覲新婦，揆之情理，亦屬缺然。歲後阿姑窵穿，當往臨穴，一盡婦職。過此以往，則『龍宮』無恙，不少把握之期；『福海』長生，或有往還之路。伏惟珍重，不盡欲言。」生反復省書攢涕。兩兒抱頸曰：「歸休乎！」生益慟，撫之曰：「兒知家在何許？」兒亟啼，嘔啞言歸。生望海水茫茫，極天無際，霧鬢人渺，煙波路窮。抱兒返棹，悵然遂歸。生知母壽不轉，周身物悉為預具，墓中植松檜百餘。逾歲，媪果亡。靈輦至殯宮，有女子縵經臨穴。眾方驚顧，忽而風激雷轟，繼以急雨，轉瞬間已失所在。松柏新植多枯，至是皆活。福海稍長，輒思其母，忽自投入海，數日始還。龍宮以女子不得往，時掩戶泣。一日，晝暝，龍女急入，止之曰：「兒自成家，哭泣為何？」乃賜八尺珊瑚一樹、龍腦香一帖、明珠百顆、八寶嵌金合一雙，為作嫁資。生聞之，突入，執手啜泣。俄頃，疾雷破屋，女已無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花面逢迎，世情如鬼。嗜痂之癖，舉世一轍。『小慚小好，大慚大好』；若公然帶鬚眉以游都市，其不駭而走者，蓋幾希矣。彼陵陽癡子，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？嗚呼！顯榮富貴，當於蜃樓海市求之耳！」

田七郎

武承休，遼陽人。喜交遊，所與皆知名士。夜夢一人告之曰：「子交遊遍海內，皆濫交耳。惟一人可共患難，何反不識？」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田七郎非與？」醒而異之。詰朝，見所與遊，輒問七郎。客或識為東村業獵者。武敬謁諸家，以馬箠過門。未幾，一人出，年二□餘，羸目蜂腰，著膩帽，衣皂犢鼻，多白補綴。拱手於額而問所自。武展姓字；且託途中不快，借廬憩息。問七郎，答云：「即我是也。」遂延客入。見破屋數椽，木岐支壁。入一小室，虎皮狼狽，懸布楹間，更無杌榻可坐。七郎就地設皋比焉。武與語，言詞樸實，大悅之。遽貽金作生計。七郎不受。固予之。七郎受以白母。俄頃將還，固辭不受。武強之再四。母龍鍾而至，厲色曰：「老身止此兒，不欲令事實客！」武慚而退。歸途展轉，不解其意。適從人於舍後聞母言，因以告武。先是，七郎持金白母。母曰：「我適睹公子，有晦紋，必罹奇禍。聞之；受人知者分人憂，受人恩者急人難。富人報人以財，貧人報人以義。無故而得重賂，不祥，恐將取死報於子矣。」武聞之。深歎母賢；然益傾慕七郎。翼日，設筵招之，辭不至。武登其堂，坐而索飲。七郎自行酒，陳鹿脯，殊盡情禮。越日，武邀酬之，乃至。款洽甚懽。贈以金，即不受。武託購虎皮，乃受之。歸視所蓄，計不足償，思再獵而後獻之。入山三日，無所獵獲。會妻病，守視湯藥，不遑操業。浹旬，妻奄忽以死。為營齋葬，所受金，稍稍耗去。武親臨唁送，禮儀優渥。既葬，負弩山林，益思所以報武；而迄無所得。武探得其故，輒勸勿亟。切望七郎姑一臨存；而七郎終以負債為憾，不肯至。武因先索舊藏，以速其來。七郎檢視故革，則蠹蝕殃敗，毛盡脫，懊喪益甚。武知之，馳行其庭，極意慰解之。又視敗革，曰：「此亦復佳。僕所欲得，原不以毛。」遂軸鞞出，兼邀同往。七郎不可，乃自歸。七郎念終不足以報武，裹糧入山，凡數夜得一虎，全而餽之。武喜，治具，請三日留。七郎辭之堅。武鍵庭戶，使不得出。賓客見七郎樸陋，竊謂公子妄交。武周旋七郎，殊異諸客。為易新服，卻不受；承其寐而潛易之，不得已而受之。既去，其子奉媪命，返新衣，索其敝襪。武笑曰：「歸語老姥，故衣已拆作履襯矣。」自是，七郎日以免鹿相貽，召之即不復至。武一日詣七郎，值出獵未返。媪出，跨門語曰：「再勿引致吾兒，大不懷好意！」武敬禮之，慚而退。半年許，家人忽白：「七郎為爭獵豹，毆死人命，捉將官裏去。」武大驚，馳視之，已械收在獄。見武無言，但云：「此後煩恤老母矣。」武慘然出；急以重金賂邑宰，又以百金賂仇王。月餘無事，釋七郎歸。母慨然曰：「子髮膚受之武公子，非老身所得而愛惜者矣。但祝公子終百年，無災患，即兒福。」七郎欲詣謝武。母曰：「往則往耳，見武公子勿謝也。小恩可謝，大恩不可謝。」七郎見武；武溫言慰藉，七郎唯唯。家人咸怪其疏；武喜其誠篤，益厚遇之。由是恆數日留公子家。餽遺輒受，不復辭，亦不言報。會武初度，賓從煩多，夜舍履滿。武偕七郎臥斗室中，三僕即床下藉芻藁。二更向盡，諸僕皆睡去，兩人猶刺刺語。七郎佩刀挂壁間，忽自騰出匣數寸許，錚錚作響，光閃爍如電。武驚起。七郎亦起，問：「床下臥者何人？」武答：「皆廝僕。」七郎曰：「此中必有惡人。」武問故。七郎曰：「此刀購諸異國，殺人未嘗濡縷。迄今佩三世矣。決首至千計，尚如新發於硯。見惡人則鳴躍，當去殺人不遠矣。公子宜親君子、遠小人，或萬一可免。」武頷之。七郎終不樂，輒轉床席。武曰：「災祥數耳，何憂之深？」七郎曰：「我諸無恐怖，徒以有老母在。」武曰：「何遽至此！」七郎曰：「無則更佳。」蓋床下三人：一為林兒，是老彌子，能得主人懽；一僮僕，年□二三，武所常役者；一李應，最拗拙，每因細事與公子裂眼爭，武恆怒之。當夜默念，疑必此人。詰旦，喚至，善言絕令去。武長子紳，娶王氏。

一日，武他出，留林兒居守。齋中菊花方燦。新婦意翁出，齋庭當寂，自詣摘菊。林兒突出勾戲。婦欲遁，林兒強挾入室。婦啼拒，色變聲嘶。紳奔入，林兒始釋手逃去。武歸聞之，怒覓林兒，竟已不知所之。過二三日，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。某官都中，家務皆委決於弟。武以同袍義，致書索林兒，某弟竟置不發。武益恚，質詞邑宰。勾牒雖出，而隸不捕，官亦不問。武方憤怒，適七郎至。武曰：「君言驗矣。」因與告懇。七郎顏色慘變，終無一語，即逕去。武囑幹僕邏察林兒。林兒夜歸，為邏者所獲，執見武。武掠楚之。林兒語侵武。武叔恆，故長者，恐姪暴怒致禍，勸不如治以官法。武從之，繫赴公庭。而御史家刺書郵至；宰釋林兒，付紀綱以去。林兒意益肆，倡言叢眾中，誣主人婦與私。武無奈之，忿塞欲死。馳登御史門，俯仰叫罵。里舍慰勸令歸。逾夜，忽有家人白：「林兒被人斃割，拋尸曠野間。」武驚喜，意氣稍得伸。俄聞御史家訟其叔姪，遂偕叔赴質。宰不容辨，欲答恆。武抗聲曰：「殺人莫須有！至辱詈搢紳，則生實為之，無與叔事。」宰置不聞。武裂皆欲上，群役禁掣之。操杖隸皆紳家走狗，恆又老耄，籤數未半，奄然已死。宰見武叔垂斃，亦不復究。武號且罵，宰亦若弗聞也者。遂舁叔歸。哀憤無所為計。思欲得七郎謀，而七郎更不一弔問。竊自念：待七郎不薄，何遽如行路人？亦疑殺林兒必七郎。轉念：果爾，胡得不謀？於是遣人探諸其

家，至則肩鑄寂然，鄰人並不知耗。一日，某弟方在內廨，與宰關說。值晨進薪水，忽一樵人至前，釋擔抽利刃，直奔之。某惶急，以手格刃，刃落斷腕；又一刀，始決其首。宰大驚，竄去。樵人猶張皇四顧。諸役吏急闔署門，操杖疾呼。樵人乃自剄死。紛紛集認，識者知為田七郎也。宰驚定，始出覆驗。見七郎僵臥血泊中，手猶握刃。方停蓋審視，尸忽嘖然躍起，竟決宰首，已而復踣。衙官捕其母子，則亡去已數日矣。武聞七郎死，馳哭盡哀。咸謂其主使七郎。武破產資緣當路，始得免。七郎尸棄原野三□餘日，禽犬環守之。武取而厚葬。其子流寓於登，變姓為佟。起行伍，以功至同知將軍。歸遼，武已八□餘，乃指示其父墓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一錢不輕受，正其一飯不忘者也。賢哉母乎！七郎者，憤未盡雪，死猶伸之，抑何其神？使荊卿能爾，則千載無遺恨矣。苟有其人，可以補天網之漏；世道茫茫，恨七郎少也。悲夫！」

產龍

王戌間，邑邢村李氏婦，良人死，有遺腹，忽脹如甕，忽束如握。臨蓐，一晝夜不能產。視之，見龍首，一見輒縮去。家人大懼，不敢近。有王媪者，焚香禹步，且捺且咒。未幾，胞墮，不復見龍；惟數鱗，大如錢。繼下一女，肉瑩澈如晶，臟腑可數。

保住

吳藩未叛時，嘗諭將士：有獨力能擒一虎者，優以廩祿，號「打虎將」。將中一人，名保住，健捷如猿。邸中建高樓，梁木初架。住沿樓角而登，頃刻至顛；立脊棟上，疾趨而行，凡三四返；已乃躡身躍下，直立挺然。王有愛姬善琵琶。所御琵琶，以煖玉為牙柱，抱之一室生溫。姬寶藏，非王手諭，不出示人。一夕，宴集，客請一觀其異。王適惰，期以翼日。時住在側，曰：「不奉王命，臣能取之。」王使人馳告府中，內外戒備，然後遣之。住踰□數重垣，始達姬院。見燈輝室中，而門扃，不得入。廊下有鸚鵡宿架上。住乃作貓子叫；既而學鸚鵡鳴，疾呼「貓來」。擺撲之聲且急。聞姬云：「綠奴可急視，鸚哥被撲殺矣！」住隱身暗處。俄一女子挑燈出，身甫離門，住已塞入。見姬守琵琶在几上，徑攜趨出。姬愕呼「寇至」，防者盡起。見住抱琵琶走，逐之不及，攢矢如雨。住躍登樹上。牆下故有大槐三□餘章，住穿行樹杪，如鳥移枝；樹盡登屋，屋盡登樓；飛奔殿閣，不啻翹翎，瞥然間不知所在。客方飲，住抱琵琶飛落筵前，門扃如故，雞犬無聲。

公孫九娘

于七一案，連坐被誅者，棲霞、萊陽兩縣最多。一日俘數百人，盡戮於演武場中。碧血滿地，白骨撐天。上官慈悲，捐給棺木，濟城工肆，材木一空。以故伏刑東鬼，多葬南郊。甲寅間，有萊陽生至稷下，有親友二三人，亦在誅數，因市楮帛，酌奠瘞墟。就稅舍於下院之僧。明日，入城營幹，日暮未歸。忽一少年，造室來訪。見生不在，脫帽登床，著履仰臥。僕人問其誰何，合眸不對。既而生歸，則暮色矇矓，不甚可辨。自詣床下問之。瞠目曰：「我候汝主人。絮絮逼問，我豈暴客耶！」生笑曰：「主人在此。」少年急起著冠，揖而坐，極道寒暄。聽其音，似曾相識。急呼燈至，則同邑朱生，亦死於于七之難者。大駭卻走。朱曳之云：「僕與君文字交，何寡於情？我雖鬼，故人之念，耿耿不去心。今有所瀆，願無以異物遂猜薄之。」生乃坐，請所命。曰：「令女甥寡居無耦，僕欲得主中饋。屢通媒妁，輒以無尊長之命為辭。幸無借齒牙餘惠。」先是，生有甥女，早失恃，遺生鞠養，□五始歸其家。俘至濟南，聞父被刑，驚慟而絕。生曰：「渠自有父，何我之求？」朱曰：「其父為猶子啟櫬去，今不在此。」問：「女甥向依阿誰？」曰：「與鄰媪同居。」生慮生人不能作鬼媒。朱曰：「如蒙金諾，還屈玉趾。」遂起握生手。生固辭，問：「何之？」曰：「第行。」勉從與去。

北行里許，有大村落，約數□百家。至一第宅，朱叩扉，即有媪出。豁開二扉，問朱何為。曰：「煩達娘子：阿舅至。」媪旋反，須臾復出，邀生入。顧朱曰：「兩椽茅舍子大隘，勞公子門外少坐候。」生從之入。見半畝荒庭，列小室二。甥女迎門啜泣，生亦泣。室中燈火熒然。女貌秀潔如生時。凝眸含涕，遍問姘姑。生曰：「具各無恙，但荊人物故矣。」女又嗚咽曰：「兒少受舅妣撫育，尚無寸報，不圖先葬溝瀆，殊為恨恨。舊年伯伯家大哥還父去，置兒不一念；數百里外，伶仃如秋燕。舅不以沉魂可棄，又蒙賜金帛，兒已得之矣。」生乃以朱言告，女俯首無語。媪曰：「公子曩託楊姥三五返。老身謂是大好；小娘子不肯自草草，得舅為政，方此意慊得。」言次，一□七八女郎，從一青衣，遽掩入；瞥見生，轉身欲遁。女牽其裾曰：「勿須爾！是阿舅，非他人。」生揖之。女郎亦斂衽。甥曰：「九娘，棲霞公孫氏。阿爹故家子，今亦『窮波斯』，落落不稱意。且晚與兒還往。」生睨之，笑彎秋月，羞暈朝霞，實天人也。曰：「可知是大家，蝸廬人那如此娉好。」甥笑曰：「且是女學士，詩詞俱大高。昨兒稍得指教。」九娘微哂曰：「小婢無端敗壞人，教阿舅齒冷也。」甥又笑曰：「舅斷絃未續，若個小娘子，頗能快意否？」九娘笑奔出，曰：「婢子顛瘋作也！」遂去。言雖近戲，而生殊愛好之。甥似微察，乃曰：「九娘才貌無雙，舅尚不以糞壤致猜，兒當請諸其母。」生大悅。然慮人鬼難匹。女曰：「無傷，彼與舅有夙分。」生乃出。女送之，曰：「五日後，月明人靜，當遣人往相迓。」生至戶外，不見朱。翹首西望，月啣半規，昏黃中猶認舊徑。見南向一第，朱坐門石上，起迎曰：「相待已久。寒舍即勞垂顧。」遂攜手入，殷殷展謝。出金爵一、晉珠百枚，曰：「他無長物，聊代禽儀。」既而曰：「家有濁醪，但幽室之物，不足款嘉賓，奈何！」生搗謝而退。朱送至中途，意甚忻適。至戶庭，望塵即拜。少間，笑曰：「君嘉禮既成，慶在今夕，便煩枉步。」生曰：「以無回音，尚未致聘，何遽成禮？」朱曰：「僕已代致之矣。」生深感荷，從與俱去。直達臥所，則甥女華妝迎笑。生問：「何時于歸？」朱云：「三日矣。」生乃出所贈珠，為甥助妝。女三辭乃受。謂生曰：「兒以舅意白公孫老夫人，夫人作大歡喜。但言：老耄無他骨肉，不欲九娘遠嫁，期今夜舅往贅諸其家。伊家無男子，便可同郎往也。」朱乃導去。村將盡，一第門開，二人登其堂。俄白：「老夫人至。」有二青衣扶媪升階。生欲展拜，夫人云：「老朽龍鍾，不能為禮，當即脫邊幅。」乃指畫青衣，置酒高會。朱乃喚家人，另出肴俎，列置生前；亦別設一壺，為客行觴。筵中進饌，無異人世，然主人自舉，殊不勸進。既而席罷，朱歸。青衣導生去。入室，則九娘華燭凝待。邂逅含情，極盡歡昵。初，九娘母子，原解赴都。至郡，母不堪困苦死，九娘亦自剄。枕上追述往事，哽咽不成眠。乃口占兩絕云：「昔日羅裳化作塵，空將業果恨前身。□年露冷楓林月，此夜初逢畫閣春。」「白楊風雨遠孤墳，誰想陽臺更作雲？忽啟鏤金箱裏看，血腥猶染舊羅裙。」天將明，即促曰：「君宜且去，勿驚廝僕。」自此晝來宵往，嬖惑殊甚。一夕，問九娘：「此村何名？」曰：「萊霞里。里中多兩處新鬼，因以為名。」生聞之歎歎。女悲曰：「千里柔魂，蓬游無底，母子零孤，言之惘惘。幸念一夕恩義，收兒骨歸葬墓側，使百世得所依棲，死且不朽。」生諾之。女曰：「人鬼路殊，君亦不宜久滯。」乃以羅襪贈生，揮淚促別。生凄然而出，切切若喪。心悵悵不忍歸，因過叩朱氏之門。朱白足出逆；甥亦起，雲鬢鬢鬆，驚來省問。生惻惻移時，始述九娘語。女曰：「姘氏不言，兒亦夙夜圖之。此非人世，久居誠非所宜。」於是相對汎瀾。生亦含涕而別。叩寓歸寢，展轉申旦。欲覓九娘之墓，則忘問誌表。及夜復往，則千墳疊疊，竟迷村路，歎恨而返。展視羅襪，著風寸斷，腐如灰燼，遂治裝東旋。半載不能自釋，復如稷門，冀有所遇。及抵南郊，日勢已晚，息駕庭樹，趨詣叢葬所。但見墳兆萬接，迷目榛荒，鬼火孤鳴，駭人心目。驚悼歸舍。失意遨遊，返轡遂東。行里許，遙見女郎，獨行丘墓間，神情意致，怪似九娘。揮鞭就視，果九娘。下騎欲語，女竟走，若不相識。再逼近之，色作努，舉袖自障。頓呼「九娘」，則溼然滅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香草沉羅，血滿胸臆；東山佩玦，淚漬泥沙；古有孝子忠臣，至死不諒於君父者。公孫九娘豈以負骸骨之託，而

怨懟不釋於中耶？脾鬲間物，不能掬以相示，冤乎哉！」

促織

宣德間，宮中尚促織之戲，歲征民間。此物故非西產；有華陰令欲媚上官，以一頭進，試使鬥而才，因責常供。令以責之里正。市中游俠兒，得佳者籠養之，昂其直，居為奇貨。里胥猾黠，假此科斂丁口，每責一頭，輒傾數家之產。邑有成名者，操童子業，久不售。為人迂訥，遂為猾胥報充里正役，百計營謀不能脫。不終歲，薄產累盡。會征促織，成不敢斂戶口，而又無所賠償，憂悶欲死。妻曰：「死何裨益？不如自行搜覓，冀有萬一之得。」成然之。早出暮歸，提竹筒銅絲籠，於敗堵叢草處，探石發穴，靡計不施，迄無濟；即捕三兩頭，又劣弱不中於款。宰嚴限追比；旬餘，杖至百，兩股間膿血流離，並蟲亦不能行捉矣。轉側床頭，惟思自盡。時村中來一駝背巫，能以神卜。成妻具貲詣問。見紅女白婆，填塞門戶。入其舍，則密室垂簾，簾外設香几。問者焚香於鼎，再拜。巫從傍望空代祝，唇吻翕闔，不知何詞。各各竦立以聽。少間，簾內擲一紙出，即道人意中事，無毫髮爽。成妻納錢案上，焚拜如前人。食頃，簾動，片紙拋落。拾視之，非字而畫：中繪殿閣，類蘭若；後小山下，怪石亂臥，針針叢棘，青麻頭伏焉；旁一幘，若將跳舞。展玩不可曉。然睹促織，隱中胸懷。摺藏之，歸以示成。成反復自念，得無教我獵蟲所耶？細瞻景狀，與村東大佛閣真逼似。乃強起扶杖，執圖詣寺後。有古陵蔚起；循陵而走，見蹲石鱗鱗，儼然類畫。遂於蒿萊中，側聽徐行，似尋針芥；而心目耳力俱窮，絕無蹤響。冥搜未已，一癩頭蠹猝然躍去。成益愕，急逐趁之。蠹入草間。躡跡披求，見有蟲伏棘根；遽撲之，入石穴中。搯以尖草，不出；以筒水灌之，始出。狀極俊健。逐而得之。審視，巨身修尾，青項金翅。大喜，籠歸。舉家慶賀，雖連城拱壁不啻也。上於盆而養之，蠲白粟黃，備極護愛，留待限期，以塞官責。成有子九歲，窺父不在，竊發盆。蟲躍擲逕出，迅不可捉。及撲入手，已股落腹裂，斯須就斃。兒懼，啼告母。母聞之，面色灰死，大罵曰：「業根！死期至矣！而翁歸，自與汝覆算耳！」兒涕而出。未幾成歸，聞妻言，如被冰雪。怒索兒，兒渺然不知所往；既得其尸於井。因而化怒為悲，搶呼欲絕。夫妻向隅，茅舍無煙，相對默然，不復聊賴。日將暮，取兒薰葬。近撫之，氣息惘然。喜真榻上，半夜復甦。夫妻心稍慰。但蟋蟀籠虛，顧之則氣斷聲吞，亦不敢復究兒，自昏達曙，目不交睫。東曦既駕，僵臥長愁。忽聞門外蟲鳴，驚起視，蟲宛然尚在。喜而捕之。一鳴輒躍去，行且速。覆之以掌，虛若無物；手裁舉，則又超忽而躍。急趁之。折過牆隅，迷其所往。徘徊四顧，見蟲伏壁上。審諦之，短小，黑赤色，頓非前物。成以其小，劣之。惟彷徨瞻顧，尋所逐者。壁上小蟲，忽躍落衿袖間。視之，形若土狗，梅花翅，方首長脰，意似良。喜而收之。將獻公堂，惴惴恐不當意，思試之門以覘之。村中少年好事者，馴養一蟲，自名「蟹殼青」，日與子弟角，無不勝。欲居之以為利；而高其直，亦無售者。逕造廬訪成。視成所蓄，掩口胡盧而笑。因出己蟲，納比籠中。成視之，龐然修偉，自增慚怍，不敢與較。少年固強之。顧念蓄劣物終無所用，不如拚博一笑。因合納鬥盆。小蟲伏不動，蠹若木雞。少年又大笑。試以豬鬣毛，撩撥蟲鬚，仍不動。少年又笑。屢撩之，蟲暴怒，直奔，遂相騰擊，振奮作聲。俄見小蟲躍起，張尾伸鬚，直齧敵領。少年大駭，解令休止。蟲翹然矜鳴，似報主知。成大喜。方共瞻玩，一雞暫來，逕進以啄。成駭立愕呼。幸啄不中，蟲躍去尺有咫；雞健進，逐逼之，蟲已在爪下矣。成倉猝莫知所救，頓足失色。旋見雞伸頸擺撲；臨視，則蟲集冠上，力叮不釋。成益驚喜，掇置籠中。翼日進宰。宰見其小，怒訶成。成述其異。宰不信。試與他蟲鬥，蟲盡靡；又試之雞，果如成言。乃賞成，獻諸撫軍。撫軍大悅，以金籠進上，細疏其能。既入宮中，舉天下所貢蝴蝶、螳螂、油利撻、青絲額，……一切異狀，遍試之，無出其右者。每聞琴瑟之聲，則應節而舞。益奇之。上大嘉悅，詔賜撫臣名馬衣緞。撫軍不忘所自，無何，宰以「卓異」聞。宰悅，免成役。又囑學使，俾入邑庠。後歲餘，成子精神復舊。自言身化促織，輕捷善鬥，今始甦耳。撫軍亦厚資成。不數歲，田百頃，樓閣萬椽，牛羊蹄躐各千計。一出門，裘馬過世家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天子偶用一物，未必不過此已忘；而奉行者即為定例。加以官貪吏虐，民日貼婦賣兒，更無休止。故天子一跬步，皆關民命，不可忽也。獨是成氏子以蠹貧，以促織富，裘馬揚揚。當其為里正、受扑責時，豈意其至此哉！天將以酬長厚者，遂使撫臣、令尹，並受促織恩蔭。聞之：一人飛昇，仙及雞犬。信夫！」

柳秀才

明季，蝗生青兗間，漸集於沂。沂令憂之。退臥署幕，夢一秀才來謁，峨冠綠衣，狀貌修偉。自言禦蝗有策。詢之，答云：「明日西南道上，有婦跨碩腹牝驢子，蝗神也。哀之，可免。」令異之，治具出邑南。伺良久，果有婦高髻褐帔，獨控老蒼衛，緩蹇北度。即蕪香，捧卮酒，迎拜道左，捉驢不令去。婦問：「大夫將何為？」令便哀懇：「區區小治，幸憫脫蝗口！」婦曰：「可恨柳秀才饒舌，洩吾密機！當即以其身受，不損禾稼可耳。」乃盡三卮，暫不復見。後蝗來，飛蔽天日；然不落禾田，但集楊柳，過處柳葉都盡。方悟秀才柳神也。或云：「是宰官憂民所感。」誠然哉！

水災

康熙二〇一年，山東旱，自春徂夏，赤地無青草。六月〇三日小雨，始有種粟者。〇八日，大雨沾足，乃種豆。一日，石門莊有老叟，暮見二牛鬥山上，謂村人曰：「大水將至矣！」遂攜家播遷。村人共笑之。無何，雨暴注，徹夜不止；平地水深數尺，居廬盡沒。一農人棄其兩兒，與妻扶老母，奔避高阜。下視村中，已為澤國，并不復念及兒矣。水落歸家，見一村盡成墟墓。入門視之，則一屋僅存，兩兒并坐床頭，嬉笑無恙。咸謂夫妻之孝報云。此六月二〇二日事。

康熙二〇四年，平陽地震，人民死者〇之七八。城郭盡墟；僅存一屋，則孝子某家也。茫茫大劫中，惟孝嗣無恙，誰謂天公無皂白耶？

諸城某甲

學師孫景夏先生言：其邑中某甲者，值流寇亂，被殺，首墜胸前。寇退，家人得尸，將昇瘞之。聞其氣縷縷然；審視之，咽不斷者盈指。遂扶其頭，荷之以歸。經一晝夜始呻，以匕箸稍稍哺飲食，半年竟愈。又〇餘年，與二三人聚談。或作一解頤語，眾為闕堂。甲亦鼓掌。一俯仰間，刀痕暴裂，頭墮血流，共視之，氣已絕矣。父訟笑者。眾斂金賂之，又葬甲，乃解。

異史氏曰：「一笑頭落，此千古第一大笑也。頸連一線而不死，直待〇年後，成一笑獄，豈非二三鄰人，負債前生者耶！」

庫官

鄒平張華東公，奉旨祭南岳。道出江淮間，將宿驛亭。前驅白：「驛中有怪異，宿之必致紛紜。」張弗聽。宵分，冠劍而坐。俄聞鞞聲入，則一頰白叟，皂紗黑帶。怪而問之。叟稽首曰：「我庫官也。為大人典藏有日矣。幸節鉞遙臨，下官釋此重負。」問：「庫存幾何？」答言：「二萬三千五百金。」公慮多金累綴，約歸時盤驗。叟唯唯而退。張至南中，餽遺頗豐。及還，宿驛亭，叟復出謁。及問庫物，曰：「已撥遼東兵餉矣。」深訝其前後之乖。叟曰：「人世祿命，皆有額數，錙銖不能增損。大人此

行，應得之數已得矣，又何求？」言已，竟去。張乃計其所獲，與所言庫數，適相脗合。方歎飲啄有定，不可以妄求也。

鄴都御史

鄴都縣外有洞，深不可測，相傳閻羅天子署。其中一切獄具，皆借人工。桎梏朽敗，輒擲洞口，邑宰即以新者易之，經宿失所在。供應度支，載之經制。明有御史行臺華公，按及鄴都，聞其說，不以為信，欲入洞以決其惑。人輒言不可，公弗聽。秉燭而入，以二役從。深抵里許，燭暴滅。視之，階道闕明，有廣殿餘間，列坐尊官，袍笏儼然；惟東首虛一坐。尊官見公至，降階而迎，笑問曰：「至矣乎？別來無恙否？」公問：「此何處所？」尊官曰：「此冥府也。」公愕然告退。尊官指虛坐曰：「此為君坐，那可復還！」公益懼，固請寬宥。尊官曰：「定數何可逃也！」遂檢一卷示公，上注云：「某月日，某以肉身歸陰。」公覽之，戰慄如濯冰水。念母老子幼，泫然涕流。俄有金甲神人，捧黃帛書至。群拜舞啟讀已，乃賀公曰：「君有回陽之機矣。」公喜致問。曰：「適接帝詔，大赦幽冥，可為君委折原例耳。」乃示公途而出。數武之外，冥黑如漆，不辨行路。公甚窘苦。忽一神將軒然而入，赤面長鬚，光射數尺。公迎拜而哀之。神人曰：「誦佛經可出。」言已而去。公自計經咒多不記憶，惟金剛經頗曾習之，遂乃合掌而誦，頓覺一線光明，映照前路。忽有遺忘之句，則目前頓黑；定想移時，復誦復明。乃始得出。其二從人，則不可問矣。

龍無目

沂水大雨，忽墮一龍，雙睛俱無，奄有餘息。邑令公以八口蓆覆之，未能周身。又為設野祭。猶反復以尾擊地，其聲嗚然。

狐諧

萬福，字子祥，博興人也。幼業儒。家少有而連殊蹇，行年二口有奇，尚不能掇一芹。鄉中澆俗，多報富戶役，長厚者至碎破其家。萬適報充役，懼而逃，如濟南，稅居逆旅。夜有奔女，顏色頗麗。萬悅而私之。請其姓氏。女自言：「實狐，但不為君崇耳。」萬喜而不疑。女囑勿與客共，遂日至，與共臥處。凡日用所需，無不仰給於狐。居無何，二三相識，輒來造訪，恆信宿不去。萬厭之而不忍拒，不得已，以實告客。客願一睹仙容。萬白於狐。狐謂客曰：「見我何為哉？我亦猶人耳。」聞其聲，嚶嚶在目前，四顧，即又不見。客有孫得言者，善俳謔，固請見，且謂：「得聽嬌音，魂魄飛越；何吝容華，徒使人聞聲相思？」狐笑曰：「賢哉孫子！欲為高曾母作行樂圖耶？」諸客俱笑。狐曰：「我為狐，請與客言狐典，頗願聞之否？」眾唯唯。狐曰：「昔某村旅舍，故多狐，輒出崇行客。客知之，相戒不宿其舍，半年，門戶蕭索。主人大憂，甚諱言狐。忽有一遠方客，自言異國人，望門休止。主人大悅。甫邀入門，即有途人陰告曰：『是家有狐。』客懼，白主人，欲他徙。主人力白其妄，客乃止。入室方臥，見群鼠出於床下。客大駭，驟奔，急呼：『有狐！』主人驚問。客怨曰：『狐巢於此，何誑我言無？』主人又問：『所見何狀？』客曰：『我今所見，細細么麼，不是狐兒，必當是狐孫子？』」言罷，座客為之粲然。孫曰：「既不賜見，我輩留宿，宜勿去，阻其陽臺。」狐笑曰：「寄宿無妨；倘小有迂犯，幸勿滯懷。」客恐其惡作劇，乃共散去。然數日必一來，索狐笑罵。狐諧甚，每一語，即顛倒賓客，滑稽者不能屈也。群戲呼為「狐娘子」。一日，置酒高會，萬居主人位，孫與二客分左右座，上設一榻屈狐。狐辭不善酒。咸請坐談，許之。酒數行，眾擲骰為瓜蔓之令。客值瓜色，會當飲，戲以觥移上座曰：「狐娘子大清醒，暫借一觴。」狐笑曰：「我故不飲。願陳一典，以佐諸公飲。」孫掩耳不樂聞。客皆言曰：「罵人者當罰。」狐笑曰：「我罵狐何如？」眾曰：「可。」於是傾耳共聽。狐曰：「昔一大臣，出使紅毛國，著狐腋冠，見國王。王見而異之，問：『何皮毛，溫厚乃爾？』」大臣以狐對。王言：「此物生平未曾得聞。狐字畫何等？」使臣書空而奏曰：『右邊是一大瓜，左邊是一小犬。』」主客又復闕堂。二客，陳氏兄弟，一名所見，一名所聞。見孫大窘，乃曰：「雄狐何在，而縱雌流毒若此？」狐曰：「適一典，談猶未終，遂為群吠所亂，請終之。國王見使臣乘一騾，甚異之。使臣告曰：『此馬之所生。』」又大異之。使臣曰：『中國馬生騾，騾生駒駒。』王細問其狀。使臣曰：『馬生騾，是「臣所見」；騾生駒駒，乃「臣所聞」。』」舉座又大笑。眾知不敵，乃相約：後有開謔端者，罰作東道主。頃之，酒酣，孫戲謂萬曰：「一聯請君屬之。」萬曰：「何如？」孫曰：「妓者出門訪情人，來時『萬福』，去時『萬福』。」合座屬思不能對。狐笑曰：「我有之矣。」眾共聽之。曰：「龍王下詔求直諫，鰲也『得言』，龜也『得言』。」四座無不絕倒。孫大恚曰：「適與爾盟，何復犯戒？」狐笑曰：「罪誠在我；但非此，不成確對耳。明旦設席，以贖吾過。」相笑而罷。狐之詼諧，不可殫述。居數月，與萬偕歸。及博興界。告萬曰：「我此處有葭葦親，往來久梗，不可不一訊。日且暮，與君同寄宿，待旦而行可也。」萬詢其處，指言：「不遠。」萬疑前此故無村落，姑從之。二里許，果見一莊，生平所未歷。狐往叩關，一蒼頭出應門。入則重門疊閣，宛然世家。俄見主人，有翁與媪，揖萬而坐。列筵豐盛，待萬以姻婭，遂宿焉。狐早謂曰：「我遽偕君歸，恐駭聞聽。君宜先往，我將繼至。」萬從其言，先至，預白於家人。未幾，狐至。與萬言笑，人盡聞之，而不見其人。逾年，萬復事於濟，狐又與俱。忽有數人來，狐從與語，備極寒暄。乃語萬曰：「我本陝中人，與君有夙因，遂從爾許時。今我兄弟至矣。將從以歸，不能周事。」留之不可，竟去。

兩錢

濱州一秀才，讀書齋中。有款門者，啟視，則皤然一翁，形貌甚古。延之入，請問姓氏。翁自言：「養真，姓胡，實乃狐仙。慕君高雅，願共晨夕。」秀才故曠達，亦不為怪。遂與評駁今古。翁殊博洽，鏤花雕績，繫於牙齒；時抽經義，則名理湛深，尤覺非意所及。秀才驚服，留之甚久。一日，密祈翁曰：「君愛我良厚。顧我貧若此，君但一舉手，金錢宜可立致。何不小周給？」翁嘿然，似不以為可。少間，笑曰：「此大易事。但須得口數錢作母。」秀才如其請。翁乃與共入密室中，禹步作咒。俄頃，錢有數口百萬，從梁間鏘鏘而下，勢如驟雨。轉瞬沒膝；拔足而立，又沒踝。廣丈之舍，約深三四尺已來。乃顧語秀才：「頗厭君意否？」曰：「足矣。」翁一揮，錢即畫然而止。乃相與扃戶出。秀才竊喜，自謂暴富。頃之，入室取用，則滿室阿堵物，皆為烏有，惟母錢口餘枚，寥寥尚在。秀才失望，盛氣向翁，頗對其誑。翁怒曰：「我本與君文字交，不謀與君作賊！便如秀才意，只合尋梁上君交好得，老夫不能承命！」遂拂衣去。

妾擊賊

益都西鄙之貴家某者，富有巨金。蓄一妾，頗婉麗。而冢室凌折之，鞭撻橫施。妾奉事之惟謹。某憐之，往往私語慰撫。妾殊未嘗有怨言。一夜，數口人踰垣入，撞其屋扉幾壞。某與妻惶遽喪魄，搖戰不知所為。妾起，嘿無聲息，暗摸屋中，得挑水木杖一，拔關遽出。群賊亂如蓬麻。妾舞杖動，風鳴鉤響，擊四五人仆地；賊盡靡，駭愕亂奔。牆急不得上，傾跌啞啞，亡魂失命。妾拄杖於地，顧笑曰：「此等物事，不直下手插打得！亦學作賊！我不汝殺，殺嫌辱我。」悉縱之逸去。某大驚，問：「何自能爾？」則妾父故槍棒師，妾盡傳其術，殆不啻百人敵也。妻尤駭甚，悔向之迷於物色。由是善顏視妾。妾終無纖毫失禮。鄰婦或謂

妾：「嫂擊賊若豚犬，顧奈何俛首受撻楚？」妾曰：「是吾分耳，他何敢言。」聞者益賢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身懷絕技，居數年而人莫之知，而卒之捍患御災，化鷹為鳩。嗚呼！射雉既獲，內人展笑；握槊方勝，貴主同車。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！」

驅怪

長山徐遠公，故明諸生也。鼎革後，棄儒訪道，稍稍學敕勒之術，遠近多耳其名。某邑一鉅公，具幣，致誠款書，招之以騎。徐問：「召某何意？」僕辭以曰不知，「但囑小人務臨降耳。」徐乃行。至則中庭宴饌，禮遇甚恭；然終不道其所以致迎之旨。徐不耐，因問曰：「實欲何為？幸祛疑抱。」主人輒言無何也。但勸盃酒，言辭閃爍，殊所不解。言話之間，不覺向暮。邀徐飲園中。園構造頗佳勝，而竹樹蒙翳，景物陰森，雜花叢叢，半沒草萊中。抵一閣，覆板上懸蛛錯綴，大小上下，不可以數。酒數行，天色曠暗，命燭復飲。徐辭不勝酒。主人即罷酒呼茶。諸僕倉皇撤器，盡納閣之左室几上。茶啜未半，主人託故竟去。僕人便持燭引宿左室。燭置案上，遽返身去，頗甚草草。徐疑或攜襪被來伴，久之，人聲殊杳。即自起扇戶寢。窗外皎月，入室侵床，夜鳥秋蟲，一時啾唧。心中怛然，不成夢寐。頃之，板上橐橐，似踏蹴聲，甚厲。俄下護梯，俄近寢門。徐駭，毛髮竦立，急引被覆首。而門已豁然頓開。徐展被角，微伺之，則一物，獸首人身；毛周其體，長如馬鬣，深黑色；牙粲群峰，目炯雙炬。及几，伏詭器中剩肴，舌一過，連數器輒淨如掃。已而趨近榻，嗅徐被。徐驟起，翻被羃怪頭，按之狂喊。怪出不意，驚脫，啟外戶竄去。徐披衣起遁，則園門外扃，不可得出。緣牆而走，擇短垣踰，則主人馬廄也。廄人驚；徐告以故，即就乞宿。將旦，主人使伺徐，失所在。大駭。已而得之廄中。徐出，大恨，怒曰：「我不慣作驅怪術；君遣我，又秘不一言；我囊中蓄如意鉤一，又不送達寢所：是死我也！」主人謝曰：「擬即相告，慮君難之。初亦不知囊有藏鉤。幸有□死！」徐終怏怏，索騎歸。自是而怪遂絕。主人宴集團中，輒笑向客曰：「我不忘徐生功也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『黃狸黑狸，得竄者雄。』此非空言也。假令翻被狂喊之後，隱其所駭懼，而公然以怪之遁為己能，天下必將謂徐生真神人不可及。」

姊妹易嫁

掖縣相國毛公，家素微。其父常為人牧牛。時邑世族張姓者，有新阡在東山之陽。或經其側，聞墓中叱咤聲曰：「若等速避去，勿久瀕貴人宅！」張聞，亦未深信。既又頻得夢警曰：「汝家墓地，本是毛公佳城，何得久假此？」由是家數不利。客勸徙葬吉，張聽之，徙焉。一日，相國父牧，出張家故墓，猝遇雨，匿身廢壙中。已而雨益傾盆，潦水奔穴，崩洶灌注，遂溺以死。相國時尚孩童。母自詣張，願丐咫尺地，掩兒父。張徵知其姓氏，大異之。往視溺死所，儼然當置棺處，又益駭。乃使就故壙空焉。且令攜若兒來。葬已，母偕兒詣張謝。張一見，輒喜，即留其家，教之讀，以齒子弟行。又請以長女妻兒。母駭不敢應。張妻云：「既已有言，奈何中改？」卒許之。然此女甚薄毛家，怨慚之意，形於言色。有人或道及，輒掩其耳。每向人曰：「我死不從牧牛兒！」及親迎，新郎入宴，彩輿在門；而女掩袂向隅而哭。催之妝，不妝；勸之亦不解。俄而新郎告行，鼓樂大作，女猶眼零雨而首飛蓬也。父止婿，自入勸女。女涕若罔聞。怒而逼之，益哭失聲。父無奈之。又有家人傳白：「新郎欲行。」父急出，言：「衣妝未竟，乞郎少停待。」即又奔入視女，往來者無停履。遷延少時，事愈急，女終無回意。父無計，周張欲自死。其次女在側，頗非其姊，苦逼勸之。姊怒曰：「小妮子，亦學人喋聒！爾何不從他去？」妹曰：「阿爺原不曾以妹子屬毛郎；若以妹子屬毛郎，更何須姊姊勸駕也。」父以其言慷爽，因與伊母竊議，以次易長。母即向女曰：「忤逆婢不遵父母命，欲以兒代若姊，兒肯之否？」女慨然曰：「父母教兒往也，即乞丐不敢辭；且何以見毛家即便終餓死乎？」父母聞其言，大喜，即以姊妝妝女，倉猝登車而去。入門，夫婦雅敦述好。然女素病赤鬚，稍稍介公意。久之，浸知易嫁之說，由是益以知己德女。居無何，公補博士弟子，應秋闈試。道經王舍人店，店主人先一夕夢神曰：「旦日有毛解元來，後且脫汝於厄。」以故晨起，專伺察東來客。及得公，甚喜。供具殊豐善，不索直；特以夢兆厚自託。公亦頗自負。私以細君髮髻，慮為顯者笑，富貴後，念當易之。已而曉榜既揭，竟落孫山，咨嗟蹇步，懊喪喪志。心厭舊主人，不敢復由王舍，以他道歸。後三年，再赴試，店主人延候如初。公曰：「爾言初不驗，殊慚祇奉。」主人曰：「秀才以陰欲易妻，故被冥司黜落，豈妖夢不足以踐？」公愕而問故，蓋別後復夢而云。公聞之，惕然悔懼，木立若偶。主人謂：「秀才宜自愛，終當作解首。」未幾，果舉賢書第一人。夫人髮亦尋長，雲鬢委綠，轉更增媚。姊適里中富室兒，意氣頗自高。夫蕩惰，家漸陵夷，空舍無煙火。聞妹為孝廉婦，彌增慚作。姊妹輒避路而行。又無何，良人卒，家落。頃之，公又擢進士。女聞，刻骨自恨，遂忿然廢身為尼。及公以宰相歸，強遣女行者詣府謁問，冀有所貽。比至，夫人餽以綺縠羅絹若干疋，以金納其中，而行者不知也。攜歸見師。師失所望，恚曰：「與我金錢，尚可作薪米費；此等儀物，我何須爾！」遂令將回。公及夫人疑之。及啟視而金具在，方悟見卻之意。發金笑曰：「汝師百餘金尚不能任，焉有福澤從我老尚書也。」遂以五□金付尼去，曰：「將去作爾師用度；多，恐福薄人難承荷也。」行者歸，具以告。師默然自歎，念平生所為，輒自顛倒，美惡避就，繫豈由人耶？後店主人以人命事逮繫囚圜，公為力解釋罪。

異史氏曰：「張公故墓，毛氏佳城，斯已奇矣。余聞時人有『大姨夫作小姨夫，前解元為後解元』之戲，此豈慧黠者所能較計耶？嗚呼！彼蒼者天久不可問，何至毛公，其應如響？」

續黃梁

福建曾孝廉，高捷南宮時，與二三新貴，遨遊郊郭。偶聞毘盧禪院，寓一星者，因並騎往詣問卜。入揖而坐。星者見其意氣，稍佞諛之。曾搖筆微笑，便問：「有麟玉分否？」星者正容許曰：「年太平宰相。曾大悅，氣益高。值小雨，乃與遊侶避雨僧舍。舍中一老僧，深目高鼻，坐蒲團上，偃蹇不為禮。眾一舉手登榻自話，群以宰相相賀。曾心氣殊高，指同遊曰：「某為宰相時，推張年丈作南撫，家中表為參、游，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，於願足矣。」一坐大笑。俄聞門外雨益傾注，曾倦伏榻間，忽見有二中使，齎天子手詔，召曾太師決國計。曾得意疾趨入朝。天子前席，溫語良久。命三品以下，聽其黜陟；即賜麟玉名馬。曾被服稽拜以出。人家，則非舊所居第，繪棟雕椽，窮極壯麗。自亦不解，何以遽至于此。然捩髯微呼，則應諾雷動。俄而公卿贈海物，僂僂足恭者，疊出其門。六卿來，倒屣而迎；侍郎輩，揖與語；下此者，頷之而已。晉撫魏女樂□人，皆是好女子。其尤者為嫋嫋，為仙仙，二人尤蒙寵顧。科頭休沐，日事聲歌。

一日，念微時嘗得邑紳王子良周濟我，今置身青雲，渠尚蹉跎仕路，何不一引手？早旦一疏，薦為諫議，即奉命旨，立行擢用。又念郭太僕曾睚眦我，即傳呂給諫及侍御陳昌等，授以意旨；越日，彈章交至，奉旨削職以去。恩怨了了，頗快心意。偶出郊衢，醉人適觸薄，即遣人縛付京尹，立斃杖下。接第連阡者，皆畏勢獻沃產。自此富可埒國。無何而嫋嫋、仙仙，以次殂謝，朝夕遐想。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，每思購充腰御，輒以綿薄違宿願，今日幸可適志。乃使幹僕數輩，強納質於其家。俄頃，藤輿昇至，則較昔之望見時，尤豔絕也。自顧生平，於願斯足。又逾年，朝士竊竊，似有腹非之者。然各為立仗馬；曾亦高情盛氣，不以置懷。有龍圖學士包上疏，其略曰：「竊以曾某，原一飲賭無賴，市井小人。一言之合，榮膺聖眷，父紫兒朱，恩寵為極。不思捐軀摩頂，以報萬一；反恣胸臆，擅作威福。可死之罪，擢髮難數！朝廷名器，居為奇貨，量缺肥瘠，為價重輕。因而公卿將士，盡

奔走於門下，估計資緣，儼如負販，仰息望塵，不可算數。或有傑士賢臣，不肯阿附，輕則置之閒散，重則褫以編氓。甚且一臂不袒，輒迂鹿馬之奸；片語方干，遠窺豺狼之地。朝士為之寒心，朝廷因而孤立。又且平民膏腴，任肆蠶食；良家女子，強委禽妝。沓氣冤氛，暗無天日！奴僕一到，則守、令承顏；書函一投，則司、院枉法。或有廝養之兒，瓜葛之親，出則乘傳，風行雷動。地方之供給稍遲，馬上之鞭撻立至。荼毒人民，奴隸官府，扈從所臨，野無青草。而某方炎炎赫赫，怙寵無悔。召對方承於闕下，萋菲輒進於君前；委蛇才退於自公，聲歌已起於後苑。聲色狗馬，晝夜荒淫；國計民生，罔存念慮。世上寧有此宰相乎！內外駭訛，人情洶洶。若不急加斧鑕之誅，勢必釀成操、莽之禍。臣夙夜祗懼，不敢寧處，冒死列款，仰達宸聽。伏祈斷奸佞之頭，籍貪冒之產，上回天怒，下快輿情。如果臣言虛謬，刀鋸鼎鑊，即加臣身。」云云。疏上，曾聞之，氣魄悚駭，如飲冰水。幸而皇上優容，留中不發。又繼而科、道、九卿，交章劾奏；即昔之拜門牆、稱假父者，亦反顏相向。

奉旨籍家，充雲南軍。子任平陽太守，已差員前往提問。曾方聞旨驚惶，旋有武士數人，帶劍操戈，直抵內寢，褫其衣冠，與妻並繫。俄見數夫運貨於庭，金銀錢鈔以數百萬，珠翠瑠玉數百斛，幄幕簾榻之屬，又數千事，以至兒穉女婦，遺墜庭階。曾一一視之，酸心刺目。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，披髮嬌啼，玉容無主。悲火燒心，含憤不敢言。俄樓閣倉庫，並已封誌。立叱曾出。監者牽羅曳而出。夫妻吞聲就道，求一駟劣車，少作代步，亦不得。里外，妻足弱，欲傾跌，曾時以一手相攀引。又里餘，已亦困憊。欵見高山，直插霄漢，自憂不能登越，時挽妻相對泣。而監者寧日來窺，不容稍停駐。又顧斜日已墜，無可投止，不得已，參差蹙蹙而行。比至山腰，妻力已盡，泣坐路隅。曾亦憇止，任監者叱罵。忽聞百聲齊譟，有群盜各操利刃，跳梁而前。監者大駭，逸去。曾長跪，言：「孤身遠謫，囊中無長物。」哀求有免。群盜裂眦宣言：「我輩皆被害冤民，祇乞得佞賊頭，他無索取。」曾叱怒曰：「我雖待罪，乃朝廷命官，賊子何敢爾！」賊亦怒，以巨斧揮曾項。覺頭墮地作聲，魂方駭疑，即有二鬼來，反接其手，驅之行。

行逾數刻，入一都會。頃之，睹宮殿；殿上一醜形王者，憑几決罪福。曾前，匍伏請命。王者閱卷，纔數行，即震怒曰：「此欺君誤國之罪，宜置油鼎！」萬鬼群和，聲如雷霆。即有巨鬼控至墀下。見鼎高七尺已來，四圍熾炭，鼎足盡赤。曾覘觶哀啼，竄蹟無路。鬼以左手抓髮，右手握踝，拋置鼎中。覺塊然一身，隨油波而上下；皮肉焦灼，痛徹於心；沸油入口，煎烹肺腑。念欲速死，而萬計不能得死。約食時，鬼方以巨叉取曾，復伏堂下。王又檢冊籍，怒曰：「倚勢凌人，合受刀山獄！」鬼復控去。見一山，不甚廣闊；而峻削壁立，利刃縱橫，亂如密筍。先有數人買腸刺腹於其上，呼號之聲，慘絕心目。鬼促曾上，曾大哭退縮。鬼以毒錐刺腦，曾負痛乞憐。鬼怒，捉曾起，望空力擲。覺身在雲霄之上，暈然一落，刃交於胸，痛苦不可言狀。又移時，身驅重贅，刀孔漸闊；忽焉脫落，四支螻屈。鬼又逐以見王。王命會計生平賣爵鬻名，枉法霸產，所得金錢幾何。即有鬚鬚人持籌握算，曰：「三百二萬一萬。」王曰：「彼既積來，還令飲去！」少間，取金錢堆階上，如丘陵。漸入鐵釜，鎔以烈火。鬼使數輩，更以杓灌其口，流頤則皮膚臭裂，入喉則臟腑騰沸。生時患此物之少，是時患此物之多也！半日方盡。王者令押去甘州為女。行數步，見架上鐵梁，圍可數尺，縮一火輪，其大不知幾百由旬，發生五采，光耿雲霄。鬼撻使登輪。方合眼躍登，則輪隨足轉，似覺傾墜，遍體生涼。開目自顧，身已嬰兒，而又女也。視其父母，則懸鵲敗焉。土室之中，瓢杖猶存。心知為乞人子。日隨乞兒托鉢，腹輾轉然常不得一飽。著敗衣，風常刺骨。四歲，鬻與顧秀才備媵妾，衣食粗足自給。而冢室悍甚，日以鞭箠從事，輒以赤鐵烙胸乳。幸而良人頗憐愛，稍自寬慰。東鄰惡少年，忽踰垣來逼與私。乃自念前身惡孽，已被鬼責，今那得復爾。於是大聲疾呼，良人與嫡婦盡起，惡少年始竄去。居無何，秀才宿諸其室，枕上喋喋，方自訴冤苦。忽震厲一聲，室門大闢，有兩賊持刀入，竟決秀才首，囊括衣物。團伏被底，不敢復作聲。既而賊去，乃喊奔嫡室。嫡大驚，相與泣驗。遂疑妾以奸夫殺良人，因以狀白刺史；刺史嚴鞫，竟以酷刑罪案，依律凌遲處死，繫赴刑所。胸中冤氣扼塞，距踊聲屈，覺九幽八獄，無此黑黜也。正悲號間，聞遊者呼曰：「兄夢魘耶？」豁然而寤，見老僧猶跏趺座上。同侶競相謂曰：「日暮腹枵，何久酣睡？」曾乃慘淡而起。僧微笑曰：「宰相之占驗否？」曾益驚異，拜而請教。僧曰：「修德行仁，火坑中有青蓮也。山僧何知焉。」曾勝氣而來，不覺喪氣而返。臺閣之想，由此淡焉。入山不知所終。

異史氏曰：「福善禍淫，天之常道。聞作宰相而忻然於中者，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矣。是時方寸中，宮室妻妾，無所不有。然而夢固為妄，想亦非真。彼以虛作，神以幻報。黃梁將熟，此夢在所必有，當以附之邯鄲之後。」

龍取水

俗傳龍取江河之水以為雨，此疑似之說耳。徐東癡南遊，泊舟江岸，見一蒼龍自雲中垂下，以尾攬江水，波浪湧起，隨龍身而上。遙望水光閃閃，闊於三尺練。移時，龍尾收去，水亦頓息；俄而大雨傾注，渠道皆平。

小獵犬

山右衛中堂為諸生時，厭冗擾，徙齋僧院。苦室中蠶蟲蚊蚤甚多，竟夜不成寢。食後，偃息在床，忽一小武士，首插雉尾，身高兩寸許，騎馬大如蝟，臂上青鞵，有鷹如蠅，自外而入，盤旋空中，行且駛。公方凝注，忽又一人入，裝亦如前。腰束小弓矢，牽獵犬如巨蝟。又俄頃，步者、騎者，紛紛來以數百輩，鷹亦數百臂，犬亦數百頭。有蚊蠅飛起，縱鷹騰擊，盡撲殺之。獵犬登床緣壁，搜噬蟲蚤，凡罅隙之所伏藏，嗅之無不出者，頃刻之間，決殺殆盡。公偽睡睨之。鷹集犬竄於其身。既而一黃衣人，著平天冠，如王者，登別榻，繫駟葦篋間。從騎皆下，獻飛獻走，紛集盈側，亦不知作何語。無何，王者登小輦，衛士倉皇，各命鞍馬。萬蹄攢奔，紛如撒菽，煙飛霧騰，斯須散盡。公歷歷在目，駭詫不知所由。躡履外窺，渺無跡響。返身周視，都無所見，惟壁磚上遺一細犬。公急捉之，且馴。置硯匣中，反復瞻玩。毛極細茸，項上有小環。飼以飯顆，一嗅輒棄去。躍登床榻，尋衣縫，齧殺蟻蝨。旋復來伏臥。逾宿，公疑其已往；視之，則盤伏如故。公臥，則登床簣，遇蟲輒噉斃。蚊蠅無敢落者。公愛之，甚於拱壁。一日，晝寢，犬潛伏身畔。公醒轉側，壓於腰底。公覺有物，固疑是犬，急起視之，已匾而死，如紙翦成者然。然自是壁蟲無噉類矣。

碁鬼

揚州督同將軍梁公，解組鄉居，日攜碁酒，游翔林丘間。會九日登高，與客弈。忽有一人來，逡巡局側，耽玩不去。視之，目面寒儉，懸鵲結焉。然而意態溫雅，有文士風。公禮之，乃坐。亦殊搗謙。公指碁謂曰：「先生當必善此，何勿與客對壘？」其人遜謝移時，始即局。局終而負，神情懊熱，若不自己。又著又負，益慚憤。酌之以酒，亦不飲，惟曳客弈。自晨至於日昃，不遑洩溺。方以一子爭路，兩互喋聒，忽書生離席悚立，神色慘沮。少間，屈膝向公座，敗頽乞救。公駭疑，起扶之曰：「戲耳，何至是？」書生曰：「乞付囑圍人，勿縛小生頸。」公又異之，問：「圍人誰？」曰：「馬成。」先是，公圍役馬成者，走無常，常數日一入幽冥，攝牒作勾役。公以書生言異，遂使人往視成，則僵臥已二日矣。公乃叱成不得無禮。瞥然間，書生即地而滅。公歎咤良久，乃悟其鬼。越日，馬成寤，公召詰之。成曰：「書生湖襄人，癖嗜弈，產蕩盡。父憂之，閉置齋中。輒踰垣出，竊引空處，與弈者狎。父聞詬詈，終不可制止。父憤悒齋恨而死。閻摩王以書生不德，促其年壽，罰入餓鬼獄，於今七年矣。會東嶽鳳樓成，下牒諸府，徵文人作碑記。王出之獄中，使應召自贖。不意中道遷延，大愆限期。嶽帝使直曹問罪於王。王怒，使小人輩羅搜

之。前承主人命，故未敢以縲紲繫之。」公問：「今日作何狀？」曰：「仍付獄吏，永無生期矣。」公歎曰：「癖之誤人也如是夫！」

異史氏曰：「見奔遂忘其死；及其死也，見奔又忘其生。非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哉？然癖嗜如此，尚未獲一高著，徒令九泉下，有長死不生之奔鬼也。可哀也哉！」

辛四娘

廣平馮生，正德間人。少輕脫，縱酒。味爽偶行，遇一少女，著紅帔，容色娟好。從小奚奴，躡露奔波，履襪沾濡。心竊好之。薄暮醉歸，道側故有蘭若，久蕪廢，有女子自內出，則向麗人也。忽見生來，即轉身入。陰念：麗者何得在禪院中？繫驢於門，往覘其異。入則斷垣零落，階上細草如毯。彷徨間，一斑白叟出，衣帽整潔，問：「客何來？」生曰：「偶過古刹，欲一瞻仰。翁何至此？」叟曰：「老夫流寓無所，暫借此安頓細小。既承寵降，有山茶可以當酒。」乃肅賓入。見殿後一院，石路光明，無復葳蕤。入其室，則簾幌床幙，香霧噴人。坐展姓字，云：「蒙叟姓辛。」生乘醉遽問曰：「聞有女公子，未遭良匹。竊不自揣，願以鏡臺自獻。」辛笑曰：「容謀之荊人。」生即索筆為詩曰：「千金覓玉杵，殷勤手自將。雲英如有意，親為搗玄霜。」主人笑付左右。少間，有婢與辛耳語。辛起慰客耐坐，牽幕入。隱約三數語，即趨出。生意必有佳報；而辛乃坐與啜噉，不復有他言。生不能忍，問曰：「未審意旨，幸釋疑抱。」辛曰：「君卓犖士，傾風已久。但有私衷，所不敢言耳。」生固請之。辛曰：「弱息□九人，嫁者□有二。醮命任之荊人，老夫不與焉。」生曰：「小生祇要得今朝領小奚奴帶露行者。」辛不應，相對默然。聞房內嚶嚶膩語，生乘醉牽簾曰：「伉儷既不可得，當一見顏色，以消吾憾。」內聞鉤動，群立愕顧。果有紅衣人，振袖傾鬟，亭亭拈帶。望見生入，遍室張皇。辛怒，命數人掙生出。酒愈湧上，倒蕪燕中。瓦石亂落如雨，幸不著體。臥移時，聽驢子猶乾草路側，乃起跨驢，踉蹌而行。夜色迷悶，誤入澗谷，狼奔嗚叫，豎毛寒心。踟躕四顧，並不知其何所。

遙望蒼林中，燈火明滅，疑必村落，竟馳投之。仰見高閣，以策搗門。內有問者曰：「何處郎君，半夜來此？」生以失路告。問者曰：「待達主人。」生累足鵝蹠。忽聞振管關扉，一健僕出，代客捉驢。生入，見室甚華好，堂上張燈火。少坐，有婦人出，問客姓名。生以告。逾刻，青衣數人，扶一老嫗出，曰：「郡君至。」生起立，肅身欲拜。嫗止之坐。謂生曰：「爾非馮雲子之孫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嫗曰：「子當是我彌甥。老身鐘漏並歇，殘年向盡，骨肉之間，殊多乖闊。」生曰：「兒少失怙，與我祖父處者，□不識一焉。素未拜省，乞便指示。」嫗曰：「子自知之。」生不敢復問，坐對懸想。嫗曰：「甥深夜何得來此？」生以膽力自矜誇，遂一一歷陳所遇。嫗笑曰：「此大好事。況甥名士，殊不玷於姻婭，野狐精何得強自高？甥勿慮，我能為若致之。」生稱謝唯唯。嫗顧左右曰：「我不知辛家女兒，遂如此端好。」青衣人曰：「渠有□九女，都翩翩有風格。不知官人所聘行幾？」生曰：「年約□五餘矣。」青衣曰：「此是□四娘。三月間，曾從阿母壽郡君，何忘卻？」嫗笑曰：「是非刻蓮瓣為高履，實以香屑，蒙紗而步者乎？」青衣曰：「是也。」嫗曰：「此婢大會作意，弄媚巧。然果窈窕，阿甥賞鑒不謬。」即謂青衣曰：「可遣小狸奴喚之來。」青衣應諾去。移時，入白：「呼得辛家□四娘至矣。」旋見紅衣女子，望嫗俯拜。嫗曳之曰：「後為我家甥婦，勿得修婢子禮。」女子起，娉娉而立，紅袖低垂。嫗理其鬢髮，捻其耳環，曰：「□四娘近在閨中作麼生？」女低應曰：「閒來只挑繡。」回首見生，羞縮不安。嫗曰：「此吾甥也。盛意與兒作姻好，何便教迷途，終夜竄谿谷？」女俛首無語。嫗曰：「我喚汝，非他，欲為阿甥作伐耳。」女默默而已。嫗命掃榻展衾褥，即為合卺。女曰：「還以告之父母。」嫗曰：「我為汝作冰，有何舛謬？」女曰：「郡君之命，父母當不敢違。然如此草草，婢子即死，不敢奉命！」嫗笑曰：「小女子志不可奪，真吾甥婦也！」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朵，付生收之。命歸家檢曆，以良辰為定。乃使青衣送女去。聽遠雞已唱，遣人持驢送生出。數步外，欸一回顧，則村舍已失；但見松楸濃黑，蓬顆蔽冢而已。定想移時，乃悟其處為薛尚書墓。薛故生祖母弟，故相呼以甥。心知遇鬼，然亦不知□四娘何人。

咨嗟而歸，漫檢曆以待之，而心恐鬼約難恃。再往蘭若，則殿宇荒涼。問之居人，則寺中往往見狐狸云。陰念：「若得麗人，狐亦自佳。」至日，除舍掃途，更僕眺望，夜半猶寂。生已無望。頃之，門外譁然。屣屣出窺，則繡幃已駐於庭，雙鬟扶女坐青廬中。妝奩亦無長物，惟兩長鬢奴扛一撲滿，大如甕，息肩置堂隅。生喜得麗偶，並不疑其異類。問女曰：「一死鬼，卿家何帖服之甚？」女曰：「薛尚書，今作五都巡環使，數百里鬼狐皆備處從，故歸墓時常少。」生不忘蹇修，翼日，往祭其墓。歸見二青衣，持貝錦為賀，竟委几上而去。生以告女，女視之，曰：「此郡君物也。」邑有楚銀臺之公子，少與生共筆硯，相狎。聞生得狐婦，餽遺為餽，即登堂稱觴。越數日，又折簡來招飲。女聞，謂生曰：「曩公子來，我穴壁窺之，其人猿睛而鷹準，不可與久居也。宜勿往。」生諾之。翼日，公子造門，問負約之罪，且獻新什。生評涉嘲笑，公子大慚，不愠而散。生歸，笑述於房。女慘然曰：「公子豺狼，不可狎也！子不聽吾言，將及於難！」生笑謝之。後與公子輒相訣噉，前卻漸釋。會提學試，公子第一，生第二。公子沾沾自喜，走伴來邀生飲。生辭，頻招乃往。至則知為公子初度，客從滿堂，列筵甚盛。公子出試卷示生。親友疊肩歎賞。酒數行，樂奏作於堂，鼓吹喧傳，賓主甚樂。公子忽謂生曰：「諺云：『場中莫論文。』」此言今知其謬。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，以起處數語，略高一籌耳。」公子言已，一座盡贊。生醉不能忍，大笑曰：「君到於今，尚以為文章至是耶！」生言已，一座失色。公子慚忿氣結。客漸去，生亦遁。醒而悔之，因以告女。女不樂曰：「君誠鄉曲之儂子也！輕薄之態，施之君子，則喪吾德；施之小人，則殺吾身。君禍不遠矣！我不忍見君流落，請從此辭。」生懼而涕，且告之悔。女曰：「如欲我留，與君約：從今閉戶絕交遊，勿浪飲。」生謹受教。□四娘為人勤儉灑脫，日以紡織為事。時自歸寧，未嘗逾夜。又時出金帛作生計。日有贏餘，輒投撲滿。日杜門戶；有造訪者，輒囑蒼頭謝去。

一日，楚公子馳函來，女焚燕不以聞。翼日，出弔於城，遇公子于喪者之家，捉臂苦邀。生辭以故。公子使圉人挽轡，擁之以行。至家，立命洗腆。繼辭夙退。公子要遮無已，出家姬彈箏為樂。生素不羈，向閉置庭中，頗覺悶損；忽逢劇飲，興頓豪，無復縈念。因而酣醉頹臥席間。公子妻阮氏，最悍妒，婢妾不敢施脂澤。日前，婢入齋中，為阮掩執，以杖擊首，腦裂立斃。公子以生嘲慢故，嗾生，日思所報，遂謀醉以酒而誣之。乘生醉寐，扛尸床間，合扉徑去。生五更醒解，始覺身臥几上。起尋枕榻，則有物膩然，繼絆步履，摸之，人也。意主人遣僮伴睡。又蹴之，不動而僵。大駭，出門怪呼。廝役盡起，蒸之，見尸，執生怒鬧。公子出驗之，誣生逼奸殺婢，執送廣平。隔日，□四娘始知，潸然曰：「早知今日矣！」因按日以金錢遺生。生見府尹，無理可伸，朝夕撈掠，皮肉盡脫。女自詣問。生見之，悲氣塞心，不能言說。女知陷阱已深，勸令誣服，以免刑憲。生泣聽命。女還往之間，人咫尺不相窺。歸家咨惋，遽遣婢子去。獨居數日，又託媒媼購良家女，名祿兒，年已及笄，容華頗麗；與同寢食，撫愛異於群小。生認誤殺擬絞。蒼頭得信歸，慟述不成聲。女聞，坦然若不介意。既而秋決有日，女始皇皇躁動，晝去夕來，無停履。每於寂所，於邑悲哀，至損眠食。

一日，日晡，狐婢忽來。女頓起，相引屏語。出則笑色滿容，料理門戶如平時。翼日，蒼頭至獄，生寄語娘子一往永訣。蒼頭復命。女漫應之，亦不愴惻，殊落落置之。家人竊議其忍。忽道路沸傳，楚銀臺革爵；平陽觀察奉特旨治馮生案。蒼頭聞之喜，告主母。女亦喜，即遣入府探視，則生已出獄，相見悲喜。俄捕公子至，一鞠，盡得其情。生立釋寧家。歸見闈中人，泫然流涕，女亦相對愴楚，悲已而喜。然終不知何以得達上聽。女笑指婢曰：「此君之功臣也。」生愕問故。先是，女遣婢赴燕都，欲達宮闈，為生陳冤。婢至，則宮中有神守護，徘徊御溝間，數月不得入。婢懼誤事，方欲歸謀，忽聞今上將幸大同，婢乃預往，偽作流妓。上至旬闈，極蒙寵眷。疑婢不似風塵人。婢乃垂泣。上問：「有何冤苦？」婢對：「妾原籍隸廣平，生員馮某之女。父以冤獄將

死，遂鬻妾句蘭中。」上慘然，賜金百兩。臨行，細問顛末，以紙筆記姓名；且言欲與共富貴。婢言：「但得父子團聚，不願華靡也。」上頷之，乃去。婢以此情告生。生急拜，淚皆雙笑。居無幾何，女忽謂生曰：「妾不為情緣，何處得煩惱？君被逮時，妾奔走戚眷間，並無一人代一謀者。爾時酸衰，誠不可以告愬。今視塵俗益厭苦。我已為君蓄良偶，可從此別。」生聞，泣伏不起。女乃止。夜遣祿兒侍生寢，生拒不納。朝視四娘，容光頓減；又月餘，漸以衰老；半載，黯黑如村嫗；生敬之，終不替。女忽復言別，且曰：「君自有佳侶，安用此鳩盤為？」生哀泣如前日。又逾月，女暴疾，絕食飲，羸臥闔闔。生侍湯藥，如奉父母。巫醫無靈，竟以溘逝。生悲但欲絕。即以婢賜金，為營齋葬。數日，婢亦去，遂以祿兒為室。逾年舉一子。然比歲不登，家益落。夫妻無計，對影長愁。忽憶堂隙撲滿，常見四娘投錢於中，不知尚在否。近臨之，則鼓具鹽盞，羅列殆滿。頭頭置去，箸探其中，堅不可入；撲而碎之，金錢溢出。由此頓大充裕。後蒼頭至太華，遇四娘，乘青騾，婢子跨蹇以從，問：「馮郎安否？」且言：「致意主人，我已名列仙籍矣。」言訖，不見。

異史氏曰：「輕薄之詞，多出於士類，此君子所悼惜也。余嘗冒不韙之名，言冤則已迂；然未嘗不刻苦自勵，以勉附於君子之林，而禍福之說不與焉。若馮生者，一言之微，幾至殺身，苟非室有仙人，亦何能解脫囹圄，以再生於當世耶？可懼哉！」

白蓮教

白蓮教某者，山西人，忘其姓名，大約徐鴻儒之徒。左道惑眾，慕其術者多師之。某一日將他往，堂中置一盆，又一盆覆之，囑門人坐守，戒勿啟視。去後，門人啟之，視盆貯清水，水上編草為舟，帆檣具焉。異而撥以指，隨手傾側；急扶如故，仍覆之。俄而師來，怒責：「何違吾命？」門人立白其無。師曰：「適海中舟覆，何得欺我？」又一夕，燒巨燭於堂上，戒恪守，勿以風滅。漏二滴，師不至。儼然而殆，就床暫寐；及醒，燭已竟滅，急起爇之。既而師入，又責之。門人曰：「我固不曾睡，燭何得息？」師怒曰：「適使我暗行餘里，尚復云云耶？」門人大駭。如此奇行，種種不勝書。後有愛妾與門人通。覺之，隱而不言。遣門人飼豕；門人入圈，立地化為豕。某即呼屠人殺之，貨其肉。人無知者。門人父以子不歸，過問之，辭以久弗至。門人家諸處探訪，絕無消息。有同師者，隱知其事，洩諸門人父。門人父告之邑宰。宰恐其遁，不敢捕治；達於上官，請甲士千人，圍其第，妻子皆就執。閉置樊籠，將以解都。途經太行山，山中出一巨人，高與樹等，目如盞，口如盆，牙長尺許。兵士愕立不敢行。某曰：「此妖也，吾妻可以卻之。」乃如其言，脫妻縛。妻荷戈往。巨人怒，吸吞之。眾愈駭。某曰：「既殺吾妻，是須吾子。」乃復出其子，又被吞如前狀。眾各對觀，莫知所為。某泣且怒曰：「既殺我妻，又殺吾子，情何以甘！然非某自往不可也。」眾果出諸籠，授之刃而遣之。巨人盛氣而逆。格鬥移時，巨人抓攫入口，伸頸咽下，從容竟去。

雙燈

魏運旺，益都之盆泉人，故世族大家也。後式微，不能供讀。年二餘，廢學，就岳業醜。一夕，魏獨臥酒樓上，忽聞樓下踏蹴聲，魏驚起，悚聽。聲漸近，尋梯而上，步步繁響。無何，雙婢挑燈，已至榻下。後一年少書生，導一女郎，近榻微笑。魏大愕怪。轉知為狐，髮毛森豎，俯首不敢睨。書生笑曰：「君勿見猜。舍妹與有前因，便合奉事。」魏視書生，錦貂炫目，自慚形穢，靦顏不知所對。書生率婢子，遺燈竟去。魏細瞻女郎，楚楚若仙，心甚悅之。然慚作不能作游語。女郎顧笑曰：「君非抱本頭者，何作措大氣？」遽近枕席，煖手於懷。魏始為之破顏，捋袴相嘲，遂與狎昵。曉鐘未發，雙鬟即來引去。復訂夜約。至晚，女果至，笑曰：「癡郎何福？不費一錢，得如此佳婦，夜夜自投到也。」魏喜無人，置酒與飲，賭藏枚。女子什有九贏。乃笑曰：「不如妾約枚子，君自猜之，中則勝，否則負。若使妾猜，君當無贏時。」遂如其言，通夕為樂。既而將寢，曰：「昨宵衾褥溼冷，令人不可耐。」遂喚婢襍被來，展布榻間，綺縠香奩。頃之，緩帶交儂，口脂濃射，真不數漢家溫柔鄉也。自此，遂以為常。後半年，魏歸家。適月夜與妻話窗間，忽見女郎華妝坐牆頭，以手相招。魏近就之。女援之，踰垣而出，把手而告曰：「今與君別矣。請送我數武，以表半載綢繆之義。」魏驚叩其故。女曰：「姻緣自有定數，何待說也。」語次，至村外，前婢挑雙燈以待，竟赴南山，登高處，乃辭魏言別。魏留之不得，遂去。魏佇立彷徨，遙見雙燈明滅，漸遠不可睹，快鬱而反。是夜山頭燈火，村人悉望見之。

捉鬼射狐

李公著明，睢寧令襟卓先生公子也。為人豪爽無餒怯。為新城王季良先生內弟。先生家多樓閣，往往睹怪異。公常暑月寄宿，愛閣上晚涼。或告之異，公笑不聽，固命設榻。主人如請。嚙僕輩伴公寢，公辭言：「喜獨宿，生平不解怖。」主人乃使注息香於爐，請往何趾，始息燭覆扉而去。公即枕移時，於月色中，見几上茗甌，傾側旋轉，不墮亦不休。公咄之，鏗然立止。即若有人拔香柱，炫搖空際，縱橫作花縷。公起叱曰：「何物鬼魅敢爾！」裸裎下榻，欲就捉之。以足覓床下，僅得一履；不暇冥搜，赤足搗搖處，柱頓插爐，竟寂無兆。公俯身遍摸暗隙，忽一物騰擊頰上，覺似履狀；索之，亦殊不得。乃啟覆下樓，呼從人，蕪火以燭，空無一物，乃復就寢。既明，使數人搜履，翻席倒榻，不知所在。主人為公易履。越日，偶一仰首，見一履夾塞椽間；挑撥而下，則公履也。公益都人，僑居於淄之孫氏第。第基闊，皆置閒曠；公僅居其半。南院臨高閣，止隔一堵。時見閣扉自啟閉，公亦不置念。偶與家人話於庭，閣門開，忽有一小人，面北而坐，身不盈三尺，綠袍白襪。眾指顧之，亦不動。公曰：「此狐也。」急取弓矢，對閣欲射。小人見之，啞啞作擗掄聲，遂不復見。公捉刀登閣，且罵且搜，竟無所睹，乃返。異遂絕。公居數年，平安無恙。公長公友三，為余姻家，其所目觸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予生也晚，未得奉公杖履。然聞之父老，大約慷慨剛毅丈夫也。觀此二事，大概可睹。浩然中存，鬼狐何為乎哉！」

蹇償債

李公著明，慷慨好施。鄉人某，傭居公室。其人少游惰，不能操農業。家窶貧。然小有技能，常為役務，每賚之厚。時無晨炊，向公哀乞，公輒給以升斗。一日，告公曰：「小人日受厚恤，三四口幸不殍餓。然曷可以久。乞主人貸我菽豆一石作資本。」公忻然，立命授之。某負去，年餘，一無所償。及問之，豆貲已蕩然矣。公憐其貧，亦置不索。公讀書於蕭寺。後三年餘，忽夢某來，曰：「小人負主人豆直，今來投償。」公慰之，曰：「若索爾償，則平日所負欠者，何可算數？」某愀然曰：「固然。凡人有所為而受人千金，可不報也；若無端受人資助，升斗且不容味，況其多哉！」言已，竟去。公愈疑。既而家人白公：「夜牝驢產一駒，且修偉。」公忽悟曰：「得毋駒為某耶？」越數日歸，見駒，戲呼某名。駒奔赴如有知識。自此遂以為名。公乘赴青州，衡府內監見而悅之，願以重價購之，議直未定。適公以家中急務不及待，遂歸。又逾歲，駒與雄馬同厩，乾折脛骨，不可療。有牛醫至公家，見之，謂公曰：「乞以駒付小人，朝夕療養，需以歲月。萬一得痊，得直與公剖分之。」公如所請。後數月，牛醫售驢，得錢千八百，以半獻公。公受錢，頓悟，其數適符豆價也。噫！昭昭之債，而冥冥之償，此足以勸矣。

頭滾

蘇孝廉貞下太封公晝臥，見一人頭從地中出，其大如斛，在床下旋轉不已。驚而中疾，遂以不起。後其次公就蕩婦宿，罹殺身之禍，其兆於此耶？

鬼作筵

杜秀才九畹，內人病。會重陽，為友人招作茱萸會。早興，盥已，告妻所往，冠服欲出。忽見妻昏憤，絮絮若與人言。杜異之，就問臥榻。妻輒「兒」呼之。家人心知其異。時杜有母柩未殯，疑其靈爽所憑。杜祝曰：「得勿吾母耶？」妻罵曰：「畜產何不識爾父！」杜曰：「既為吾父，何乃歸家崇兒婦？」妻呼小字曰：「我耑為兒婦來，何反怨恨？兒婦應即死；有四人來勾致，首者張懷玉。我萬端哀乞，甫能得允遂。我許小饋送，便宜付之。」杜如言，於門外焚錢紙。妻又言曰：「四人去矣。彼不忍違吾面目，三日後，當治具酬之。爾母老，龍鍾不能料理中饋。及期，尚煩兒婦一往。」杜曰：「幽明殊途，安能代庖？望父恕宥。」妻曰：「兒勿懼，去去即復返。此為渠事，當毋憚勞。」言已，即冥然，良久乃甦。杜問所言，茫不記憶。但曰：「適見四人來，欲捉我去。幸阿翁哀請，且解囊賂之，始去。我見阿翁籬狀尚餘二筵，欲竊取一筵來，作餽口計。翁窺見，叱曰：『爾欲何為！此物豈爾所可用耶！』我乃斂手未敢動。」杜以妻病革，疑信相半。越三日，方笑語間，忽瞪目久之，語曰：「爾婦甚貪，曩見我白金，便生覬覦。然大要以貧故，亦不足怪。將以婦去，為我敦庖務，勿慮也。」言甫畢，奄然竟斃；約半日許，始醒。告杜曰：「適阿翁呼我去，謂曰：『不用爾操作，我烹調自有人，祇須堅坐指揮足矣。我冥中喜豐滿，諸物饌都覆器外，切宜記之。』我諾。至廚下，見二婦操刀砧於中，俱紺帔而綠緣之。呼我以嫂。每盛炙於簋，必請覘視。曩四人都在筵中。進饌既畢，酒具已列器中。翁乃命我還。」杜大愕異，每語同人。

胡四相公

萊蕪張虛一者，學使張道一之仲兄也。性豪放自縱。聞邑中某氏宅為狐狸所居，敬懷刺往謁，冀一見之。投刺陳中。移時，扉自闕。僕者大愕，卻退。張肅衣敬入。見堂中几榻宛然，而闌寂無人。遂揖而祝曰：「小生齋宿而來，仙人既不以門外見斥，何不竟賜光霽？」忽聞虛室中有人言曰：「勞君枉駕，可謂蹙然足音矣。請坐賜教。」即見兩座自移相向。甫坐，即有鑲漆硃盤，貯雙茗餸，懸目前。各取對飲，吸瀝有聲，而終不見其人。茶已，繼之以酒。細審官閥，曰：「弟姓胡氏，於行為四；曰相公，從人所呼也。」於是酬酢議論，意氣頗洽。鱉羞鹿脯，雜以薺蓼。進酒行炙者，似小輩甚夥。酒後頗思茶，意纔少動，香茗已置几上。凡有所思，無不應念而至。張大悅，盡醉始歸。自是三數日必一訪胡，胡亦時至張家，並如主客往來禮。一日，張問胡曰：「南城中巫媪，日託狐神，漁病家利。不知其家狐，君識之否？」胡曰：「彼妄耳，實無狐。」少間，張起溲溺，聞小語曰：「適所言南城狐巫，未知何如人。小人欲從先生往觀之，煩一言請於主人。」張知為小狐，乃應曰：「諾。」即席而請於胡曰：「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，往探狐巫，敬請君命。」胡固言不必。張言之再三，乃許之。既而張出，馬自至，如有控者。既騎而行，狐相語於途，謂張曰：「後先生于道途間，覺有細沙散落衣襟上，便是吾輩從也。」語次進城，至巫家。巫見張生，笑逆曰：「貴人何忽得臨？」張曰：「聞爾家狐子大靈應，果否？」巫正容曰：「若箇蹉躓語，不宜貴人出得！何便言狐子？恐吾家花姊不懼！」言未已，空中發半磚來，中巫臂，踉蹌欲跌。驚謂張曰：「官人何得拋擊老身也？」張笑曰：「婆子盲也！幾曾見自己額顛破，冤誣袖手者？」巫錯愕不知所出。正回惑問，又一石子落，中巫，顛蹙；穢泥亂墮，塗巫面如鬼。惟哀號乞命。張請恕之，乃止。巫急起奔通房中，闔戶不敢出。張呼與語曰：「爾狐如我狐否？」巫惟謝過。張仰首望空中，戒勿復傷巫，巫始惕惕而出。張笑諭之，乃還。由是每獨行於途，覺塵沙淅淅然，則呼狐語，輒應不訛。虎狼暴客，恃以無恐。如是年餘，愈與胡莫逆。嘗問其甲子，殊不自記憶；但言：「見黃巢反，猶如昨日。」一夕共話，忽牆頭蘇然作響，其聲甚厲。張異之。胡曰：「此必家兄。」張言：「何不邀來共坐？」曰：「伊道頗淺，祇好攪雜啗便了足耳。」張謂胡曰：「交情之好，如吾兩人，可云無憾；終未一見顏色，殊屬恨事。」胡曰：「但得交好足矣，見面何為？」一日，置酒邀張，且告別。問：「將何往？」曰：「弟陝中產，將歸去矣。君每以對面不覲為恨，今請一識數歲之友，他日可相認耳。」張四顧都無所見。胡曰：「君試開寢室門，則弟在焉。」張如其言，推扉一覲，則內有美少年，相視而笑。衣裳楚楚，眉目如畫，轉瞬之間，不復睹矣。張反身而行，即有履聲藉藉隨其後，曰：「今日釋君憾矣。」張依戀不忍別。胡曰：「離合自有數，何容介介。」乃以巨觥勸酒。飲至中夜，始以紗燭導張歸。及明往探，則空房冷落而已。後道一先生為西川學使，張清貧猶昔。因往視弟，願望頗奢。月餘而歸，甚違初意，咨嗟馬上，嗒喪若偶。忽一少年騎青駒，躡其後。張回顧，見裘馬甚麗，意甚驕雅，遂與語問。少年察張不豫，詰之。張因歎歎而告以故。少年亦為慰藉。同行里許，至歧路中，少年乃拱手別曰：「前途有一人，寄君故人一物，乞笑納也。」復欲詢之，馳馬逕去。張莫解所由。又二三里許，見一蒼頭，持小籬子，獻於馬前，曰：「胡四相公敬致先生。」張豁然頓悟。受而開視，則白籬滿中。及顧蒼頭，已不知所之矣。

念秧

異史氏曰：人情鬼域，所在皆然，南北衝衢，其害尤烈。如強弓怒馬，禦人於國門之外者，夫人而知之矣；或有剽囊刺橐，攫貨於市，行人回首，財貨已空，此非鬼域之尤者耶？乃又有萍水相逢，甘言如醴，其來也漸，其入也深。誤認傾蓋之交，遂罹喪資之禍。隨機設阱，情狀不一；俗以其言辭浸潤，名曰「念秧」。今北途多有之，遭其害者尤眾。余鄉王子巽者，邑諸生。有族先生，在都為旗籍太史，將往探訊。治裝北上，出濟南，行數里，有一人跨黑衛，馳與同行。時以閒語相引，王頗與問答。其人自言：「張姓，為棲霞隸，被令公差赴都。」稱謂撓卑，祇奉殷勤。相從數十里，約以同宿。王在前，則策蹇追及；在後，則止候道左。僕疑之，因厲色拒去，不使相從。張頗自慚，揮鞭遂去。既暮，休於旅舍，偶步門庭，則見張就外舍飲。方驚疑問，張望見王，垂手拱立，謙若斷僕，稍稍問訊。王亦以汎汎適相值，不為疑，然王僕終夜戒備之。雞既唱，張來呼與同行。僕咄絕之，乃去。朝暾已上，王始就道。行半日許，前一人跨白衛，年四□已來，衣帽整潔；垂首蹇分，盹寐欲墮。或先之，或後之，因循□數里。王怪問：「夜何作，致迷頓乃爾？」其人聞之，猛然欠伸，言：「我清苑人，許姓。臨淄令高檠是我中表。家兄設帳於官署，我往探省，少獲餽貽。今夜旅舍，誤同念秧者宿，驚惕不敢交睫，遂致白晝迷悶。」王故問：「念秧何說？」許曰：「君客時少，未知險詐。今有匪類，以甘言誘行旅，夤緣與同休止，因而乘機騙賺。昨有葭葦親，以此喪資斧。吾等皆宜警備。」王頷之。先是，臨淄幸與王有舊，王曾入其幕，識其門客，果有許姓，遂不復疑。因道溫涼，兼詢其兄況。許約暮共主人，王諾之。僕終疑其偽，陰與主人謀，遲留不進，相失，遂杳。

翼日，日卓午，又遇一少年，年可□六七，騎健騾，冠服秀整，貌甚都。同行久之，未嘗交一言。日既西，少年忽言曰：「前去屈律店不遠矣。」王微應之。少年因咨嗟歎歎，如不自勝。王略致詰問。少年歎曰：「僕江南金姓。三年膏火，冀博一第，不圖竟落孫山！家兄為部中主政，遂載細小來，冀得排遣。生平不習跋涉，撲面塵沙，使人薙惱。」因取紅巾拭面，歎咤不已。聽其語，操南音，嬌婉若女子。王心好之，稍稍慰藉。少年曰：「適先馳出，眷口久望不來，何僕輩亦無至者？日已將暮，奈何！」遲留瞻望，行甚緩。王遂先驅，相去漸遠。晚投旅邸，既入舍，則壁下一床，先有客解裝其上。王問主人。即有一人入，攜之而出，

曰：「但請安置，當即移他所。」王視之，則許也。王止與同舍，許遂止。因與坐談。少間，又有攜裝入者，見王、許在舍，返身遽出，曰：「已有客在。」王審視，則途中少年也。王未言，許急起曳留之，少年遂坐。許乃展問邦族，少年又以途中言為許告。俄頃，解囊出貲，堆疊頗重；秤兩餘，付主人，囑治殺酒，以供夜話。二人爭勸止之，卒不聽。俄而酒炙並陳。筵間，少年論文甚風雅。王問江南闈中題，少年悉告之。且自誦其承破，及篇中得意之句，言已，意甚不平。共扼腕之。少年又以家口相失，夜無僕役，患不解牧圍。王因命僕代攝莖豆。少年深感謝。居無何，忽蹴然曰：「生平蹇滯，出門亦無好況。昨夜逆旅，與惡人居，擲骰叫呼，聒耳沸心，使人不眠。」南音呼骰為兜，許不解，固問之。少年手摹其狀。許乃笑於囊中出色一枚，曰：「是此物否？」少年諾。許乃以色為令，相歡飲。酒既闌，許請共擲，贏一東道主。王辭不解。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。又陰囑王曰：「君勿漏言。蠻公子頗充裕，年又難，未必深解五木訣。我贏些須，明當奉屈耳。」二人乃入隔舍。旋聞轟賭甚鬧，王潛窺之，見棲霞隸亦在其中。大疑，展衾自臥。又移時，眾共拉王賭。王堅辭不解。許願代辨梟雉，王又不肯。遂強代王擲。少間，就榻報王曰：「汝贏幾籌矣。」王睡夢應之。忽數人排闥而入，番語啁噓。首者言佟姓，為旗下邏捉賭者。時賭禁甚嚴，各大惶恐。佟大聲嚇王，王亦以太史旗號相抵。佟怒解，與王敘同籍，笑請復博為戲。眾果復賭，佟亦賭。王謂許曰：「勝負我不預聞。但願睡，無相溷。」許不聽，仍往來報之。既散局，各計籌馬，王負欠頗多。佟遂搜王裝囊取償。王憤起相爭。金捉王臂陰告曰：「彼都匪人，其情叵測。我輩乃文字交，無不相顧。適局中我贏得如干數，可相抵；此當取償許君者，今請易之：便令許償佟，君償我。弗過暫掩人耳目，過此仍以相還。終不然，以道義之友，遂實取君償耶？」王故長厚，亦遂信之。少年出，以相易之謀告佟。乃對眾發王裝物，估入己囊。佟乃轉索許、張而去。少年遂裸被來，與王連枕，衾褥皆精美。王亦招僕人臥榻上，各默然安枕。久之，少年故作轉側，以下體暱就僕。僕移身避之，少年又近就之。膚著股際，滑膩如脂。僕心動，試與狎；而少年殷勤甚至，衾息鳴動。王頗聞之；雖甚駭怪，而終不疑其有他也。味爽，少年即起，促與早行。且云：「君蹇疲殆，夜所寄物，前途請相授耳。」王尚無言，少年已加裝登騎。王不得已，從之。驟行駛，去漸遠。王料其前途相待，初不為意。因以夜間所聞問僕，僕實告之。王始驚曰：「今被念秧者騙矣！焉有宦室名士，而毛遂於圍僕者？」又轉念其談詞風雅，非念秧者所能。急追數里，蹤跡殊杳。始悟張、許、佟皆其一黨，一局不行，又易一局，務求其必入也。償債易裝，已伏一圖賴之機；設其攜裝之計不行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。為數金，委綴數百里；恐僕發其事，而以身交驩之，其術亦苦矣。後數年而有吳生之事。

邑有吳生，字安仁。三喪偶，獨宿空齋。有秀才來與談，遂相知悅。從一小奴，名鬼頭，亦與吳僅報兒善。久而知其為狐。吳遠遊，必與俱。同室之中，人不能睹。吳客都中，將旋里，聞王生遭念秧之禍，因戒僮警備。狐笑言：「勿須，此行無不利。」至涿，一人繫馬坐煙肆，裘服濟楚。見吳過，亦起，超乘從之。漸與吳語，自言：「山東黃姓，提堂戶部。將東歸，且喜同途不孤寂。」於是吳止亦止；每共食，必代吳償直。吳陽感而陰疑之。私以問狐，狐但言：「不妨。」吳意乃釋。及晚，同尋寓所，先有美少年坐其中。黃入，與拱手為禮。喜問少年：「何時離都？」答云：「昨日。」黃遂拉與共寓。向吳曰：「此史郎，我中表弟，亦文士，可佐君子談騷雅，夜話當不寥落。」乃出金賞，治具共飲。少年風流蘊藉，遂與吳大相愛悅。飲間，輒目示吳作觴弊，罰黃，強使釀，鼓掌作笑。吳益悅之。既而史與黃謀博賭，共牽吳，遂各出囊金為質。狐囑報兒暗鎖板扉，囑吳曰：「倘聞人喧，但寐無吶。」吳諾。吳每擲，小注則輸，大注輒贏。更餘，計得二百金。史、黃錯囊垂罄，議質其馬。忽聞闔門聲甚厲，吳急起，投色於火，蒙被假臥。久之，聞主人覓鑰不得，破扇起關，有數人洶洶入，搜捉博者。史、黃並言無有。一人竟捋吳被，指為賭者。吳叱咄之。數人強檢吳裝。方不能與之撐拒，忽聞門外輿馬呵殿聲。吳急出嗚呼，眾始懼，曳入之，但求勿聲。吳乃從容苞苴付主人。鹵簿既遠，眾乃出門去。黃與史共作驚喜狀，取次覓寢。黃命史與吳同榻。吳以腰囊置枕頭，方命被而睡。無何，史啟吳衾，裸體入懷，小語曰：「愛兒磊落，願從交好。」吳心知其詐，然計亦良得，遂相偃抱。史極力周奉，不料吳固偉男，大為鑿柄，嘖呻殆不可任，竊竊哀免。吳固求訖事。手捫之，血流漂杵矣。乃釋令歸。及明，史德不能起，託言暴病，但請吳、黃先發。吳臨別，贈金為藥餌之費。途中語狐，乃知夜來鹵簿，皆狐為也。黃於途，益諂事吳。暮復同舍，斗室甚隘，僅容一榻，頗煖潔，而吳狹之。黃曰：「此臥兩人則隘，君自臥則寬，何妨？」食已經去。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。坐良久，狐不至。條聞壁上小扉，有指彈聲。吳拔關探視，一少女豔妝遽入，自扃門戶，向吳展笑，佳麗如仙。吳喜致研詰，則主人之子婦也。遂與狎，大相愛悅。女忽潸然泣下。吳驚問之。女曰：「不敢隱匿，妾實主人遣以餌君者。曩時入室，即被掩執；不知今宵何久不至？」又嗚咽曰：「妾良家女，情所不甘。今已傾心於君，乞垂拔救！」吳聞，駭懼，計無所出，但遣速去。女惟俛首泣。忽聞黃與主人搥鬪鼎沸。但聞黃曰：「我一路祇奉，謂汝為人，何遂誘我弟室！」吳懼，逼女令去。聞壁扉外亦有騰擊聲。吳倉卒汗如流瀋，女亦伏泣。又聞有人勸止主人。主人不聽，推門愈急。勸者曰：「請問主人意將胡為？如欲殺耶？有我等客數輩，必不坐視兇暴。如兩人中有一逃者，抵罪安所辭？如欲質之公庭耶？帷薄不修，適以取辱。且爾宿行旅，明明陷詐，安保女子無異言？」主人張目不能語。吳聞，竊感佩，而不知其誰。初，肆門將閉，即有秀才共一僕，來就外舍宿。攜有香醞，遍酌同舍，勸黃及主人尤殷。兩人辭欲起。秀才率裾，苦不令去。後乘間得遁，操杖奔吳所。秀才聞喧，始入勸解。吳伏窺之，則狐友也。心竊喜。又見主人意稍奪，乃大言以恐之。又謂女子：「何默不一言？」女啼曰：「恨不如人，為人驅役賤務！」主人聞之，面如死灰。秀才叱罵曰：「爾輩禽獸之情，亦已畢露。此客子所共憤者！」黃及主人，皆釋刀杖，長跽而請。吳亦啟戶出，頓大怒詈。秀才又勸止吳，兩始和解。女子又啼，寧死不歸。內奔出媼婢，捽女令人。女子臥地哭益哀。秀才勸主人重價貨吳生。主人俛首曰：「作老娘三□年，今日倒鑊孩兒，亦復何說！」遂依秀才言。吳固不肯破重貲；秀才調停主客間，議定五□金。人財交付後，晨鐘已動，乃共促裝，載女子以行。女未經鞍馬，馳驅頗殆。午間稍休憩。將行，喚報兒，不知所往。日已西斜，尚無蹤響，頗懷疑訝，遂以問狐。狐曰：「無憂，將自至矣。」星月已出，報兒始至。吳詰之。報兒笑曰：「公子以五□金肥奸偷，竊所不平。適與鬼頭計，反身索得。」遂以金置几上。吳驚問其故，蓋鬼頭知女止一兇，遠出□餘年不返，遂幻化作其兄狀，使報兒冒弟行，入門索姊妹。主人惶恐，詭託病殂。二僮欲質官。主人益懼，啗之以金，漸增至四□，二僮乃行。報兒具述其故。吳即賜之。吳歸，琴瑟慕篤。家益富。細詰女子，曩美少即其夫，蓋史即金也。襲一榭紉帔，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。蓋其黨與甚眾，逆旅主人，皆其一類。何意吳生所遇，即王子巽連天叫苦之人，不亦快哉！旨哉古言：「騎者善墮。」

蛙曲

王子巽言：「在都時，曾見一人作劇於市。攜木盒作格，几□有二孔；每孔伏蛙。以細杖敲其首，輒哇然作鳴。或與金錢，則亂擊蛙頂，如拊雲鑼，宮商詞曲，了了可辨。」

鼠戲

又言：「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。背負一囊，中蓄小鼠□餘頭。每於稠人中，出小木架，置肩上，儼如戲樓狀。乃拍鼓板，唱古雜劇。歌聲甫動，則有鼠自囊中出，蒙假面，被小裝服，自背登樓，人立而舞。男女悲歡，悉合劇中關目。」

泥書生

羅村有陳代者，少蠢陋。娶妻某氏，頗麗。自以婿不如人，鬱鬱不得志。然貞潔自持，婆媳亦相安。一夕獨宿，忽聞風動扉

開，一書生入，脫衣巾，就婦共寢。婦駭懼，苦相拒。而肌骨頓爽，聽其狎褻而去。自是恆無虛夕。月餘，形容枯瘁。母怪問之。初慚不欲言；固問，始以情告。母駭曰：「此妖也！」百術為之禁咒，終亦不能絕。乃使代伏匿室中，操杖以伺。夜分，書生果復來，置冠几上；又脫袍服，搭橈架間。纔欲登榻，忽驚曰：「咄咄！有生人氣！」急復披衣。代暗中暴起，擊中腰脅，塔然作聲。四壁張顧，書生已渺。束薪爇照，泥衣一片墮地上，案頭泥巾猶存。

土地夫人

鴛橋王炳者，出村，見土地神祠中出一美人，顧盼甚殷。挑以褻語，懽然樂受。狎昵無所，遂期夜奔。炳因告以居止。至夜，果至，極相悅愛。問其姓名，固不以告。由此往來不絕。時炳與妻共榻，美人亦必來與交，妻竟不覺其有人。炳訝問之。美人曰：「我土地夫人也。」炳大駭，亟欲絕之，而百計不能阻。因循半載，病憊不起。美人來更頻，家人都能見之。未幾，炳果卒。美人猶日一至。炳妻叱之曰：「淫鬼不自羞！人已死矣，復來何為？」美人遂去，不返。土地雖小，亦神也，豈有任婦自奔者？憤憤應不至此。不知何物淫昏，遂使千古下謂此村有污賤不謹之神。冤矣哉！

寒月芙蓉

濟南道人者，不知何許人，亦不詳其姓氏。冬夏惟著一單帽衣，繫黃條，別無袴襦。每用半梳梳髮，即以齒啣髻際，如冠狀。日赤腳行市上；夜臥街頭，離身數尺外，冰雪盡鎔。初來，輒對人作幻劇，市人爭貽之。有井曲無賴子，遺以酒，求傳其術，弗許。遇道人浴於河津，驟抱其衣以脅之。道人揖曰：「請以賜還，當不吝術。」無賴者恐其給，固不肯釋。道人曰：「果不相授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道人默不與語；俄見黃絛化為蛇，圍可數握，繞其身六七匝，怒目昂首，吐舌相向。某大愕，長跪，色青氣促，惟言乞命。道人乃竟取絛。絛竟非蛇；另有一蛇，蜿蜒入城去。由是道人之名益著。縉紳家聞其異，招與遊，從此往來鄉先生門。司、道俱耳其名，每宴集，輒以道人從。一日，道人請於水面亭報諸憲之飲。至期，各於案頭得道人速客函，亦不知所由至。諸官赴宴所，道人偃樓出迎。既入，則空亭寂然，榻几未設，咸疑其妄。道人顧官宰曰：「貧道無僮僕，煩借諸扈從，少代奔走。」官宰共諾之。道人於壁上繪雙扉，以手過之。內有應門者，振管而起。共趨覘望，則見憧憧者往來於中；屏幔床几，亦復都有。即有人傳送門外。道人命吏胥輩接列亭中，且囑勿與內人交語。兩相受授，惟顧而笑。頃刻，陳設滿亭，窮極奢麗。既而旨酒散馥，熱炙騰熏，皆自壁中傳遞而出。座客無不駭異。亭故背湖水，每六月時，荷花數頃，一望無際。宴時方凌冬，窗外茫茫，惟有煙綠。一官偶歎曰：「此日佳集，可惜無蓮花點綴！」眾俱唯唯。少頃，一青衣吏奔白：「荷葉滿塘矣！」一座盡驚。推窗眺矚，果見彌望蒼蔥，間以菡萏。轉瞬間，萬枝千朵，一齊都開，朔風吹來，荷香沁腦。群以為異。遣吏人蕩舟采蓮。遙見吏人入花深處；少間返棹，白手來見。官詰之。吏曰：「小人乘舟去，見花在遠際；漸至北岸，又轉遙遙在南蕩中。」道人笑曰：「此幻夢之空花耳。」無何，酒闌，荷亦凋謝；北風驟起，摧折荷蓋，無復存矣。濟東觀察公甚悅之，攜歸署，日與狎玩。一日，公與客飲。公故有家傳良醞，每以一斗為率，不肯供浪飲。是日，客飲而甘之，固索傾釀。公堅以既盡為辭。道人笑謂客曰：「君必欲滿老饕，索之貧道而可。」客請之。道人以壺入袖中，少刻出，遍斟座上，與公所藏更無殊別。盡懼始罷。公疑焉，入視酒甌，則封固宛然，而空無物矣。心竊愧怒，執以為妖，笞之。杖纔加，公覺股暴痛；再加，臀肉欲裂。道人雖聲嘶階下，觀察已血殷坐上。乃止不笞，遂令去。道人遂離濟，不知所往。後有人遇於金陵，衣裝如故。問之，笑不語。

酒狂

繆永定，江西拔貢生。素酗於酒，戚黨多畏避之。偶適族叔家。繆為人滑稽善謔，客與語，悅之，遂共酣飲。繆醉，使酒罵座，忤客。客怒，一座大譁。叔以身左右排解。繆謂左袒客，又益遷怒。叔無計，奔告其家。家人來，扶掖以歸。纔置床上，四肢盡厥。撫之，奄然氣盡。繆死，有皂帽人繫去。移時，至一府署，縹碧為瓦，世間無其壯麗。至墀下，似欲伺見官宰。自思我罪伊何，當是客訟門毆。回顧皂帽人，怒目如牛，又不敢問。然自度貢生與人角口，或無大罪。忽堂上一吏宣言，使訟獄者翼日早候於是堂下人紛紛藉藉，如鳥獸散。繆亦隨皂帽人出，更無歸著，縮首立肆簷下。皂帽人怒曰：「顛酒無賴子！日將暮，各去尋眠食，而何往？」繆戰慄曰：「我且不知何事，並未告家人，故毫無資斧，庸將焉歸？」皂帽人曰：「顛酒賊！若酤自啗，便有用度！再支吾，老拳碎頤骨子！」繆垂首不敢聲。忽一人自戶內出，見繆，詫異曰：「爾何來？」繆視之，則其母舅。舅賈氏，死已數載。繆見之，始恍然悟其已死，心益悲懼。向舅涕零曰：「阿舅救我！」賈顧皂帽人曰：「東靈非他，屈臨寒舍。」二人乃入。賈重揖皂帽人，且囑青眼。俄頃，出酒食，團坐相飲。賈問：「舍甥何事，遂煩勾致？」皂帽人曰：「大王駕詣浮羅君，遇令甥顛冒，使我猝得來。」賈問：「見王未？」曰：「浮羅君會花子案，駕未歸。」又問：「阿甥將得何罪？」答言：「未可知也。然大王頗怒此等輩。」繆在側，聞二人言，殼棘汗下，盃箸不能舉。無何，皂帽人起，謝曰：「叨盛酌，已經醉矣。即以令甥相付託。駕歸，再容登訪。」乃去。賈謂繆曰：「甥別無兄弟，父母愛如掌上珠，常不忍一詞。□六七歲時，每三盃後，喃喃尋人疵；小不合，輒過門裸罵。猶謂釋齒。不意別□餘年，甥了不長進。今且奈何！」繆伏地哭，惟言悔無及。賈曳之曰：「舅在此業酷，頗有小聲望，必合極力。適飲者乃東靈使者，舅常飲之酒，與舅頗相善。大王日萬幾，亦未必便能記憶。我委曲與言，浼以私意釋甥去，或可允從。」即又轉念曰：「此事擔負頗重，非□萬不能了也。」繆謝，銳然自任，諾之。繆即就舅氏宿。次日，皂帽人早來覘望。賈請問，語移時，來謂繆曰：「諧矣。少頃即復來。我先罄所有，用壓契；餘待甥歸，從容湊致之。」繆喜曰：「共得幾何？」曰：「□萬。」曰：「甥何處得如許？」賈曰：「只金幣錢紙百提，足矣。」繆喜曰：「此易辦耳。」待將亭午，皂帽人不至。繆欲出市上，少遊矚。賈囑勿遠蕩，諾而出。見街里買販，一如人間。至一所，棘垣峻絕，似是囹圄。對門一酒肆，紛紛者往來頗夥。肆外一帶長溪，黑潦湧動，深不見底。方佇足窺探，聞肆內一人呼曰：「繆君何來？」繆急視之，則鄰村翁生，故□年前文字交。趨出握手，懽若平生。即就肆內小酌，各道契闊。繆慶幸中，又逢故知，傾懷盡醞。酣醉，頓忘其死，舊態復作，漸絮絮瑕疵翁。翁曰：「數載不見，若復爾耶？」繆素厭人道其酒德，聞翁言，益憤，擊桌頓罵。翁睨之，拂袖竟出。繆追至溪頭，捋翁帽。翁怒曰：「是真妄人！」乃推繆顛墮溪中。溪水殊不甚深；而水中利刃如麻，刺穿脅脛，堅難動搖，痛徹骨髓。黑水半雜洩穢，隨吸入喉，更不可過。岸上人觀笑如堵，並無一引援者。時方危急，賈忽至。望見大驚，提攜以歸，曰：「爾不可為也！死猶弗悟，不足復為人！請仍從東靈受斧鑕。」繆大懼，泣言：「知罪矣！」賈乃曰：「適東靈至，候汝為券，汝乃飲蕩不歸。渠忙迫不能待。我已立券，付千緡令去；餘者，以旬盡為期。子歸，宜急措置，夜於村外曠莽中，呼舅名焚之，此願可結也。」繆悉應之。乃促之行。送之郊外，又囑曰：「勿勿食言累我。」乃示途令歸。時繆已僵臥三日，家人謂其醉死，而鼻氣隱隱如懸絲。是日蘇，大嘔，嘔出黑瀋數斗，臭不可聞。吐已，汗溼褥褥，身始涼爽。告家人以異。旋覺刺處痛腫，隔夜成瘡，猶幸不大潰腐。□日漸能杖行。家人共乞償冥負。繆計所費，非數金不能辦，頗生吝惜，曰：「曩或醉夢之幻境耳。縱其不然，伊以私釋我，何敢復使冥主知？」家人勸之，不聽。然心惕惕然，不敢復縱飲。里黨咸喜其進德，稍稍與共酌。年餘，冥報漸忘，志漸肆，故狀亦漸萌。一日，飲於子姓之家，又罵主人座。主人擯斥出，闔戶逕去。繆嗚嗚時，其子方知，將扶而歸。入室，面壁長跪，自投無數，曰：「便償爾負！便償爾負！」言已，仆地。視之，氣已絕矣。

